

追尋與超越：

陸士諤《新野叟曝言》的少年中國和外星殖民*

黃 戈**

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

摘 要

陸士諤 (1878-1944)《新野叟曝言》借用續書模式，在前作《野叟曝言》世界線架構，發揮「少年」與「醒獅」兩個晚清時常用來思考國族出路的符號，想像以及期許一個覺醒之後的強大中國。至於「飛艦」與「海艦」情節，則反映出晚清知識分子對西方「鐵甲艦」與「船堅炮利」感到威脅和焦慮的同時，也以此作為追尋與超越歐洲的方向。此外，小說刻意將木星設計成無人地帶，嘗試展示一種有別於西方殖民的殖民，以此區別未來強大的中國和當下強大的歐洲。可就在一切功德圓滿之際，基於陸士諤「不忘苦難」的意識，其挪用當時「彗星滅世」說法，斷開中國和烏托邦的連結，令小說結局返回當下時空。以往學者多注意到小說受到西方影響，本文則嘗試強調小說複雜的矛盾交織。

關鍵詞：陸士諤，《新野叟曝言》，少年中國，外星殖民，黃金世界

* 本文蒙顏健富教授、張康文同學以及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意見和指正，深以為謝；另亦感謝課堂上討論的各位同學。疏漏不足，文責自負。

** 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生，電子郵件信箱：wongkwo9394@yahoo.com.hk

一、前言

1840 年鴉片戰爭素被視為中國近代史的轉折點。戰爭失敗，中國被拖進世界秩序，不得不打開國門，面對世界潮流——尤其是西方列強的衝擊和威脅。傳統「天朝上國」觀念逐漸崩潰，中國被迫從傳統王朝轉型為現代國家。在漫長又艱險的過程之中，思考國族出路、期待富國強兵，成為晚清知識分子的共同關懷。陸士諤 (1878-1944) 及其《新野叟曝言》也是如此。

專門討論《新野叟曝言》的論文比較少，多是在整體主題之下，以《新野叟曝言》作為其中一個例子。不少研究已經注意到《新野叟曝言》的典型時代特徵，例如林健群認為，小說在「逆轉現況，重返盛世，對於中國文化的尊崇，外族文明的貶抑」的背後，是通過強調民族曾經的文化榮光，尋求一種精神力量。¹ 而田若虹則注意到小說所展示的烏托邦想像，是「專屬於晚清科幻小說的典型太空環境」。² 另外，也有學者嘗試指出，小說乃「以歐洲為模板」。例如陳平原認為陸士諤在小說中是「將『科學』作為現實政治目標的工具，其主要挑戰歐洲，正好為『師夷長技以制夷』那句名言作證」；「將歐洲作為自己的殖民地」。³ 潘少瑜引 Nathaniel Isaacson 的觀點，指出陸士諤這部小說的外星殖民是大英帝國的殖民翻版，這是一種失敗的想像，因為晚清科學小說家「無法想像一個沒有歐洲帝國的世界」。⁴ 王德威的專書雖然沒有討論《新野叟曝言》，但陳平原和潘少瑜的看法其實呼應了王德威的觀點。也就是說，晚清小說家在想像中國未來強大的時候，往往是以當下歐洲強國為模板，實是「困於西方意識型態」中，且「不斷重蹈西方的過去」。⁵

上述說法已關注到小說基本面向。只是，筆者想要指出，科幻小說的幻想，很多時候是以現實已有的知識或現象作為基礎，這是科幻文類必然的一步。陸士諤作為晚清知識分子，當時歐洲諸國既為世界強權，以歐洲想像中國未來的繁榮強大，

¹ 林健群，〈未來的現實倒影——晚清科幻小說的時代論題研探〉，收入葉李華主編，《科幻研究學術論文集》（新竹：國立交通大學出版社，2004），頁 199。

² 田若虹，《陸士諤小說考論》（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5），頁 69。

³ 陳平原，〈從科普讀物到科學小說——以「飛車」為中心的考察〉，收入吳岩主編，《賈寶玉坐潛水艇——中國早期科幻研究精選》（福州：福建少年兒童出版社，2006），頁 140。

⁴ 潘少瑜，〈星際迷航：近現代文學中的宇宙視野與自我意識〉，《中國現代文學》，34（新北：2018），頁 65-84，引文見頁 75。

⁵ 王德威著，宋偉杰譯，《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臺北：麥田出版，2003），頁 388。

的確很正常。本文要補充的是，晚清知識分子是否只能完全以西方為「模板」，使中國亦步亦趨地走西方走過的路，最後成為另一個「歐洲國家」？當中是否存在著「非西方」的嘗試？

誠然，《新野叟曝言》的內容在晚清並沒有太多突破，例如：征服歐洲是《新紀元》的寫法；殖民外星或者星際漫遊，在《飛訪木星》、《蝴蝶書生漫遊記》、《幻想翼》、《月球殖民地小說》、《新法螺先生譚》等創作和翻譯作品，都有類似橋段；甚至《新野叟曝言》先到月球再到其他行星的寫法，也類似《蝴蝶書生漫遊記》。陳平原和潘少瑜的看法呈現了很敏銳的觀察。不過，要了解一部小說，不是只看小說所寫的內容，還要觀察小說的內容如何被書寫，這就是敘述和情節安排的問題。

《新野叟曝言》不是沒有征服歐洲的情節，也的確直接書寫征服歐洲的過程，但小說為何刻意將征服歐洲和殖民外星，分割成兩段情節？如果單純只有其中之一，那麼將小說思考為「以歐洲為模板」，確實能夠掌握小說重點。然而，順著這個預設，小說對於歐洲的征服，本該像《新紀元》那樣大書特書，但實際上，小說只是輕輕帶過，反而花了很大篇幅書寫開拓無人外星的情節，而這些地球上，並沒有出現任何「歐洲國家」的角色。陸士諤雖提到歐洲，但將歐洲放在地球上。或許，除了征服歐洲或者以歐洲為模板，晚清知識分子對於國族未來還有其他思考。

筆者嘗試指出，陸士諤在《新野叟曝言》中以「少年」和「醒獅」意象，寄託對中國強大的期許，而小說將「飛艦」和「海艦」作對比，是一種「追尋與超越」的心態——不只是一要學習西方，更要在模仿西方之後，保持自身「主體性」，並且開拓西方尚未到達的空間。可是，因為陸士諤本身有一種「不忘苦難」的意識，故而在小說功德完滿、成功營造木星烏托邦後，又挪用和安排「彗星滅世」的說法，以彗星突然襲來，斷開中國和烏托邦的聯繫。當中展現出陸士諤對於國族未來極其複雜的思緒，並非單純追模歐洲。而這也正正反映出，晚清知識分子在思索國族未來時，那種不斷在中西話語之間的矛盾和掙扎。

二、少年與醒獅

「少年」和「醒獅」，是晚清知識分子寄望中國復興的符號。雖然未必始於梁啟超（1873-1929），但兩者都是因為梁啟超的改造、挪用和提倡而廣為晚清知識界所接受。《新野叟曝言》亦以「少年」和「醒獅」，書寫和設想中國國力強盛的情

境。不過陸士諤並非直接使用這兩個符號，而是將其架構在一個續書的世界線之中，延續著《野叟曝言》的情節設定而來。如此，則不能忽略前作對於續書的影響，而這首先反映在人物角色上。在前作《野叟曝言》中，主角文素臣是一位文武雙全、無所不能的人物。小說開篇，夏敬渠 (1705-1787) 即如此形容：

且說文素臣這人，是錚錚鐵漢，落落奇才，吟遍江山，胸羅星斗。說他不求宦達，卻見理如漆雕；說他不會風流，卻多情如宋玉。揮毫作賦，則頡頏相如；抵掌談兵，則伯仲諸葛。力能扛鼎，退然如不勝衣；勇可屠龍，凜然若將隕谷。旁通曆數，下視一行。間涉岐黃，肩隨仲景。以朋友為性命，奉名教若神明。真是極有血性的真儒，不識炎涼的名士。⁶

就是這麼一位具備文才、兵法，武藝高強且涉獵曆數、醫術的不世奇才，在前作幫助朝廷誅除奸宦，又獻策平復倭寇、韃靼、印度，功業可謂永垂不朽。來到續作，文素臣卻退居次要位置。《新野叟曝言》開篇鋪陳中國面對新的難題，那時人口過多，經濟條件和土地空間不足以支撐龐大人口。文素臣一輩無可解之方：「欲行補救，又想不出補救的法子，奈何？」⁷ 文素臣解決不了的問題，就待後代少年來解決。主角文祜稱呼文素臣為「高祖」，按輩份推算已是第五代子孫。小說安排年輕一輩負責解決問題，並且只有年輕一輩可以解決問題，其實源自「少年中國」的想像和願景，此便涉及梁啟超的〈少年中國說〉。

梁啟超大量運用「老年與少年」的對比修辭模式，論證中國不是垂垂老矣、行將就木的「老大帝國」，而是朝氣日新、未來可待的「少年中國」。其言：「然則吾中國者，前次尚未出現於世界，而今乃始萌芽云爾」；「況我中國之實為少年時代者耶」。⁸ 梅家玲考察梁啟超「少年中國」觀的形成及其影響，指〈少年中國說〉之後，「以『少年』自命，在中國乃成一時風潮。」⁹ 顏健富討論晚清小說的「老少年」人物時則觀察到，吳趸人 (1866-1910)《新石頭記》一類作品之所以出

⁶ 夏敬渠，《野叟曝言》上冊（臺北：世界書局，1962），頁2。

⁷ 陸士諤，《新野叟曝言》，收入李廣益主編，張春田、張治點校，《中國科幻文學大系·晚清卷·創作二集》（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20），頁22。本文引用《新野叟曝言》皆據此本。後文再引以隨文注標示引用頁碼，不另出注。

⁸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1989），《飲冰室文集之五》，〈少年中國說〉，頁10。

⁹ 梅家玲，〈發現少年，想像中國——梁啟超〈少年中國說〉的現代性、啟蒙論述與國族想像〉，《漢學研究》，19.1（臺北：2001），頁260。

現兼備老年和少年的矛盾現象，是因為他們是新舊交替之間的文人，對於傳統和新學，不全盤接受也不全盤否定，而是傾向交融彼此，「推崇傳統道德」而又「結合現代文明」，從而「調和晚清『少年中國』與『老大帝國』的尖銳衝突」。即使不是全然的「少年」，但也呼應著〈少年中國說〉的想像。¹⁰

《新野叟曝言》也有梁啟超「少年中國」的影子。陸士諤明確地將文祜那一代年輕人連結到「少年中國」的意涵。小說第五回，眾人出遊，文素臣說：

當初言志的十人，幸均不負所言，現在十人的子孫，又標奇立異，創出一個新世界。（頁 42）

所謂當初十人，是指前作《野叟曝言》第一回，文素臣出遊之前，和十多位親友在宴會上各述志向抱負的情節。¹¹ 陸士諤這一段話將前作建功立業的十人和今日創新世界的子孫並列對比：以前的世界屬於文素臣那老一代，現在的新世界則屬於文祜這年輕一代。新世代各種功業和志向，都完成於文祜這一輩。交談之中，長卿引「百歲之童，三歲之翁」的諺語解釋「老少豈由定形」（頁 43），其實就是梁啟超〈少年中國說〉的觀點：

西諺有之曰：「有三歲之翁，有百歲之童。」然則國之老少，又無定形，而實隨國民之心力以為消長者也。¹²

一國的老或少，並不取決於時間年齡上的線性不可逆轉，不是說今日是老大帝國，明日就不可以是少年中國。老少來自精神心力狀態：如果一國之民，心理狀態如少年盛氣豪壯、常思將來，中國就是少年中國；如果像老人憂慮灰心、常思既往，中國就是老大帝國。所以梁啟超說：「我國民而自謂其國之老大也，斯果老大矣；我國民而自知其國之少年也，斯乃少年矣。」¹³ 少年中國或者老大帝國，不是時間年紀的實然進程，而是精神心理狀態。國民既可形塑老大帝國，也可締造少年中國，關鍵在於中國人自身的努力和選擇：「造成今日老大中國者，則中國老朽之冤

¹⁰ 顏健富，《從「身體」到「世界」：晚清小說的新概念地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頁 37-39。

¹¹ 夏敬渠，《野叟曝言》上冊，頁 3-8。

¹²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第 1 冊，《飲冰室文集之五》，頁 10。

¹³ 同前引。

業也；製出將來之少年中國者，則中國少年之責任也。」¹⁴

如果說第五回還只是暗示，並不明顯，那麼小說其他情節，則顯然有「少年中國」的期許。例如歐洲動亂，前作景日京在當地建立的中華政權被推翻，敘述者直言景日京的治理手段無助於解決問題：「講身心性命之學，如何而誠意正心，如何而克己復禮」；「那裡知道大禍即在目前」（頁 51）。相同困境，一樣困擾著文素臣，他以為「先王之道，正如日月經天，江河緯地」（頁 18），可是時代改變，先王之道或道德性命，早已不足為憑，正如文素臣之孫文畢無奈地說：「現在的時勢，比了先王時候的時勢，是大不相同，所以經書上的法子，未免窒礙難行。」（頁 18）文素臣和景日京在前作是同輩親友，第一回各述志向的情節就有兩人在內。然而，文、景兩位上一代人所理解的治世方法，無法應對當下中國難題，而能夠解決的，是文祜等新生代少年。

小說安排文祜等人處理景日京不能處理的歐洲動亂，或者解決文素臣不能解決的人口壓力，¹⁵ 就是「少年中國」的體現。鎮服歐洲亂事，文祜點將，小說寫成「盡是一般青年英俊」；即使普通士兵，「也都是京營中特選挑選出來的，年紀都不滿二十」。敘述者還直接感慨：「真是中國少年隊」。老年一輩無能為力，年輕一輩能幹卓絕，對比已經非常明顯。更重要的是，作者在這一段引用「我中國少年，與國無疆」諸語，正是梁啟超〈少年中國說〉的最後一段，而且作者還明確指出「新會梁任公有文贊之」（頁 106）。可見文祜一輩，乃代表著「少年中國」。

負責發明和製造飛艦的文祜，固然有「少年中國」的意指，而這群飛艦的旗艦命名為「醒獅艦」，也饒有深意。既謂「醒獅」，就無法跳過當時所流傳的「睡獅」概念。在晚清語境，「醒獅」可以相對於「睡獅」。將中國比喻為「睡獅」，並且成為近代中國國族想像的重要符號，也跟梁啟超有關。楊瑞松考究此概念由西方傳播到中文語境的途徑和變化，指出儘管西方文獻來源無法確定，但晚清知識界大量使用「睡獅」來描述或形容中國，得益於梁啟超 1889 年逃亡日本時，於《清議報》所寫〈動物談〉一文。「睡獅」在梁啟超筆下，已經轉化和加工過先前曾紀澤 (1839-1890) 的觀點，隨後在晚清知識分子接受、使用和傳播過程中，其意涵又發生不同指涉的偏移。其中一種變形是「由老大中國即將滅亡（長眠不醒）的寓意，反轉為一種代表具有巨大潛力的中國即將甦醒前兆之符號。」¹⁶ 楊瑞松所舉

¹⁴ 同前引，頁 11。

¹⁵ 人口議題有更多意指，留待下節解釋。

¹⁶ 楊瑞松，〈睡獅將醒？：近代中國國族共同體論述中的「睡」與「獅」意象〉，《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30（臺北：2008），頁 103。

例子，是 1900 年麥孟華 (1875-1915) 在《清議報》以「傷心人」署名的〈論救亡當立新國〉，當中有：「百年之睡獅已醒，泰東之病夫將愈，我四萬萬之國民，將可振袂迴旋於二十世紀之舞臺矣。」¹⁷

其實，1905 年東京中國留學生創辦了一份以「醒獅」為名的刊物。第一期第一篇文章〈醒後之中國〉寫道：「吾所敢言者，則中國之在二十世紀必醒，醒必霸天下地球。終無統一之日，則已耳有之，則盡此天職者，必中國人也」；「中國人繁殖之力莫強焉。……中國人之宗主地球，豈不易哉！豈不易哉！」¹⁸ 此文設想中國「醒來」之後制霸世界的景象，而中國之所以有此實力，部分原因，是中國統一並且人口龐大。無論如何，醒獅是相對於睡獅的概念，後者象徵著一種老大帝國長眠不醒的衰亡，醒獅則與之相反。陸士諤亦以「醒獅」比喻中國，其《新中國》寫到主角夢遊強大中國的時候，李女士解釋牌樓上裝飾的雄獅，是「取醒獅獨霸全球」之意。¹⁹

《新野叟曝言》也出現中國覺醒和統治地球的設想。在第十四回，文祜率飛艦兵臨歐洲上空，當中未鋪陳征服過程或戰爭場面，僅描述歐洲人一見此景況，頓時驚嚇臣服。作者先反向假借歐洲人的視角和口吻說道：「我們一竟說中國只是睡獅，是個病夫，是個半開化國。誰知人家比我們醒之又醒，健之又健，文明之文明呢。」（頁 111）然後又從正面點出中國征服歐洲，「原來全恃了那隻醒獅之力。」（頁 112）獅子醒來，震撼世人，這個想像預設獅子本身就有力量，只不過因為沉睡而沒有發揮。那麼，所謂「醒獅」，覺醒的實力是甚麼？如果稱飛艦的旗艦號為「醒獅」，並且直說「全恃了那隻醒獅之力」，或可從飛艦的角度切入。

作者刻意鋪陳眾多科學知識，對艦上的空氣、水源問題，艦身尺寸和齒輪原理，一一顧及（頁 88-89），使飛艦的想像更加逼真。要注意的是，作者每每將這些科學知識，溯源、建構甚至想像成古已有之。當文圉問文祜製造飛艦的學問從何而來，文祜回答：「從《大學》上研究出來。」（頁 77）這就將上面所說的全部科學知識源頭，安放在中國傳統智慧上。又例如飛艦也是古人智慧，文祜不是古今第一人，諸葛亮就曾試過。雖然出處不是來自傳統的三國故事，而是陸士諤自己寫的另一部續書《新三國》，可小說敘述者仍然將之設定為古代先例。所以文祜讀完此書，感慨萬千地說：「我自以為超古越今，誰料古人已有得我心者。」（頁

¹⁷ 傷心人（麥孟華），〈論救亡當立新國〉，《清議報》，56（橫濱：1900），頁 3571。

¹⁸ 無畏，〈醒後之中國〉，《醒獅》，1（東京：1905），頁 2、4。

¹⁹ 陸士諤，《新中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頁 13。

73) 除此之外，歐洲諸國知識，陸士諤亦一併安排到中國源頭：「你們歐洲各種學術，其源盡出於中國，如地質學原於《禹貢》，理財學原於《大學》。」而歐洲的「國民主義」，則抄自柳宗元的〈送薛存義序〉（頁 113）。這當然是晚清小說常見寫法，並非陸士諤獨創，王德威討論吳趼人《新石頭記》和俞萬春《蕩寇志》，已經提及類似書寫模式。²⁰

不過，《新野叟曝言》的想像不僅限於中國擁有歐洲先進的技術，而是中國技術已經領先歐洲。不是中國一步一步學習西方技術，然後變得和西方一樣強大。正如文初所說：「即學得與他們一樣，也未必得定可以勝人。」因為追隨別人腳步的同時，別人也在進步，等追上了當下別人掌握的技術，別人可能已發明了更先進的東西。中國不是要「學習」，而是要「創造」（頁 84）。小說的飛艦、紙砲、棉花火藥等諸多武器和技術，就是來自於中國本身經典中的創造。小說敘述飛艦被創造出來之後，中國艦隊飛奔歐洲上空，歐洲人見狀，將之與海上艦隊對比：「鐵甲艦、巡洋艦、魚雷艇，怎麼會全失其功用？近百年發明各種利器，都在何處？」當知道中華艦隊已經擁有會飛的戰艦，則又慨嘆道：「吾國平日所經營之國防都在海疆陸地，哪裡更料得到人家會闖空而下呢？」（頁 111）空中戰艦的重點不是「戰艦」，而是「空中」，歐洲人既無能力無技術製造會飛的戰艦，也無法想像這種技術，然在小說中，這種技術卻被中國少年發明並且製造出來。所謂飛艦，被書寫成雄獅覺醒，更勝歐洲的象徵。

總括而言，梁啟超〈少年中國說〉和〈動物談〉影響了晚清知識界對於國族的想像，雖然符號在傳播和應用的過程中，其指涉意涵不一定嚴格依照梁啟超原意，當中有不同程度的變調或折射，甚至梁啟超的「醒獅」論，也是參考自曾紀澤觀點。但無論如何，「少年」和「醒獅」兩個意象，的確是晚清知識界期許和投射未來中國的重要符號。梁啟超〈少年中國說〉已經視歐洲為少年中國要戰勝的對象，並且在修辭排比之中，更進一步提到雄霸地球的想像，故而其說：「歐洲列邦在今日為壯年國，而我中國在今日為壯年國」；「少年勝於歐洲，則國勝於歐洲，少年雄於地球，則國雄於地球。」²¹ 而「醒獅」觀念，顯示晚清知識分子期許中國覺

²⁰ 吳趼人寫到賈寶玉遨遊非洲、乘坐飛車、見到大鳥，都是《莊子》、《鏡花緣》已經出現過，故王德威指出：「寶玉和他的朋友驚嘆這些新發現竟然全都可以在中國典籍中找到根據。」而俞萬春在小說中書寫奔雷車或者疑似潛水艇前身的沉螺舟，是「天才發明似乎總可在中國神奇的想像清單裡找到庫存」；「西方技術並無新意可言，毋寧說，所謂的科學新知，其實中國老祖宗都已發現。」王德威，《被壓抑的現代性》，頁 344、354。

²¹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第 1 冊，《飲冰室文集之五》，頁 12。

醒後可以稱霸地球，正如上文提到《醒獅》期刊第一期第一篇文章的觀點。

《新野叟曝言》對於「少年」和「醒獅」的書寫，不足為怪。小說特意安排前作上一代的人物退居次要位置，拔高並強調年輕一輩的能力，又敘述他們開闢外星，經營新的「黃金世界」，功德都成於年輕一輩手中。至於小說中的「醒獅」，以「飛艦」意象出現，暗示中華覺醒之後的狀態。無論是外國各種先進技術和制度，或者比歐洲更先進但只是想像中的技術，作者都將源頭安放在「古已有之」的層面。正因不再沉睡，中國發揮出本身雄厚實力，頓時拋離歐洲，輕易使之再度臣服。可是，陸士諤這本續書，似乎並不只停留於此。即使《新野叟曝言》同時具備「少年」與「醒獅」的符號，而中國也確實在小說中輕易征服歐洲，但「少年」、「醒獅」卻不志在征服歐洲，也不意於制霸地球。文初等人駕駛著以醒獅艦為首的飛艦群航向太空，是一個極具象徵意義的畫面，因為文初代表少年中國，飛艦代表醒獅中國，少年、醒獅合在一起，卻不是一般想像的那樣——統治地球。一個強大過來的中國，小說為其鋪展了更遠大的目標和更重要的計畫——殖民外星。

三、追尋與超越：歐洲模板

以小說情節來看，文初率飛艦兵臨歐洲上空，外國人最先驚恐「鐵甲艦、巡洋艦、魚雷艇怎會全失其功用」（頁 111），作者安排的人物反應，是將中華飛艦和歐洲海艦對比。回顧稍前情節，歐洲起事推翻景日京在當地的中華政權，日京逃回中國，皇帝得知事況有變，召集群臣商議之時，也自歎：「船堅炮利，兵強國富，足以破吾有餘。」（頁 83）正如前文所言，飛艦是一種比海艦更進一步的技術。兩者被陸士諤並置對比，從海洋到天空，當中反映「追尋與超越」的意識。

儘管「船堅炮利」不是晚清理解西方的唯一觀念，但中國首次遭遇西方列強的衝突、感受到西方威脅，就是來自海戰。1841 年第一次鴉片戰爭，英國海軍沿江北上，直逼南京，給當時知識分子最直觀和最直接的震撼，就是「船堅炮利」。戰爭之後，知識界已有不少鑄炮造船的聲音。如《海國圖志》記載方熊飛（生卒年不詳）的〈請造戰船疏〉，其以為中國戰炮並不輸英國，戰船則不然，所以提議造船而非造炮。這份奏疏的前提是「議者動謂逆夷船堅炮利，其鋒莫當」，此正為「船堅炮利」對知識界造成的震撼。²² 另一則資料來自潘仕成（1804-1873）〈攻船水雷

²² 魏源，《海國圖志》（長沙：嶽麓書社，2010），卷 84，頁 1994。

圖說上〉，其直言：「海夷犯順，恃其船堅炮利，而欲製炮必先製船。」²³

到了洋務運動，因為先前又經過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之役）和太平天國起事，中國再度見識到西方軍事技術的強大，學習西方的意圖油然而生。「船堅炮利」仍然是他們關心的重點。1866 年左宗棠 (1812-1885) 的奏摺提到：「彼之所恃以傲我者，不過擅輪船之利耳。」²⁴ 同期蔣溢澧 (1832-1874) 也謂：「造船購炮，效其所長。」²⁵ 1883 年中法戰爭，晚清報刊文獻也有不少反應法國「船堅炮利」對中國造成的威脅，如《益聞錄》所謂：「法蘭西船堅炮利，所向無前，我中華雖傲造學習，度其行駛之法與攻擊之術，皆未能及。」²⁶ 而戰爭之中，法國鐵甲艦使得中國軍隊束手無策，李鴻章 (1823-1901) 回覆臺北求援電報時，就表示他不是坐視不救，而是北洋僅有的兩艘快船要駐防旅順，南洋可以調配的三艘船，又是「鐵殼五分厚，斷不足當鐵艦之巨砲」。²⁷ 中法戰爭讓中國再次從一個歐洲國家身上感受到「船堅炮利」的威脅，文獻資料清楚展示時下對「鐵甲艦」深刻又無奈的感受。中法戰爭、1874 年日本擾臺兩事件，再加上「海防大籌議」，使李鴻章等人意識到建立現代海軍的重要性，²⁸ 而鐵甲艦又是現代海軍不可或缺的一環，基本上，當時知識分子都不會懷疑鐵甲艦在海防上的關鍵地位。即使甲午戰敗，北洋水師全軍覆沒，兩艘鐵甲艦，鎮遠被俘，定遠自沉，但在重建海軍的計畫中，仍有重購鐵甲艦的意圖，故當時清廷諭張之洞 (1837-1909)：「威海被陷，北洋戰艦盡失，若欲重整海軍，自非另購鐵、快等艦不可。」²⁹ 而且，晚清學堂教材《經世文編》中有「防務」、「邊防」等項目，「海防」並不是放在這兩個項目之內，而是獨立為一個與「防務」、「邊防」並列的大項。足見海防在時人心中，極為重要。³⁰

《新野叟曝言》提及歐洲的船堅炮利和鐵甲艦，是一種來自現實的焦慮。這就

²³ 同前引，卷 92，頁 2125。

²⁴ 左宗棠著，劉泱泱註解，《左宗棠全集·奏稿三》（長沙：嶽麓書社，1989），〈復陳籌議洋務事宜折〉，頁 68。

²⁵ 文慶等纂輯，《籌辦夷務始末》第 7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同治卷 43，頁 90。

²⁶ 〈紙上談兵〉，《益聞錄》，396（上海：1884），頁 302。

²⁷ 中國史學會主編，《中法戰爭》第 4 卷（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頁 209。

²⁸ 陳悅，〈沈葆楨、李鴻章交誼對中國近代海防建設之影響〉，收入麥勁生主編，《近代中國海防史新論》（香港：三聯書店，2017），頁 14-23。

²⁹ 張俠等合編，《清末海軍史料》（北京：海洋出版社，1982），〈著張之洞籌款購鐵快艦隻諭〉，頁 127。

³⁰ 相關討論，可見區志堅，〈學習「海防」、「海軍」知識——清季國人編刊《經世文編》〉，收入麥勁生主編，《近代中國海防史新論》，頁 140-166。

跟小說營造的空間產生矛盾，因為小說中國不是現實晚清，而是後《野叟曝言》已經強大並且領先歐洲的中國。在這個平行時空，既然飛艦、紙砲、棉花火藥可以由《大學》推導出來，並且歐洲技術都來自中華典籍，中國根本就不需要懼怕歐洲鐵甲艦。然而小說人物雖然掌握了無可匹敵的星際航行能力，卻仍然忌憚著歐洲海軍的鐵甲艦。如果沒有文祜的飛艦，中國難以對抗歐洲海艦，飛艦一出，隨即攻守勢異。文祜離開地球、探索外星，仍然不忘歐洲船艦的憂慮，是以文圍等人回地球通報，還刻意帶回外星磁石，以克制西方鐵器：「歐洲各國，善用鐵器，凡舟車鐵炮，無意不以鐵製。我們有了磁石，就能克制他們了」；「星球中磁石甚富，此物在吾國很為適用，可以克制歐人之鐵艦鐵車及一切軍用鐵器。」只要中國在各個海口都裝備這種外星磁石，那就可以對付「甚麼鐵甲艦、鋼甲艦」（頁 145）。

「船堅炮利」和「鐵甲艦」是晚清知識分子念茲在茲的議題，它既是一種威脅，也是一種追尋。在晚清知識分子心中，「自造船艦」也是追上西方的目標。儘管鴉片戰爭後已經有知識分子意識到要製造船艦，但真正嘗試製造船艦的關鍵人物是曾國藩（1811-1872）。太平天國戰爭期間，曾國藩親身見識到西方船艦的威力，於是決心仿照西方造船之法。1861 年，曾國藩攻下太平軍佔領的安慶，隨即著手建造「安慶內軍械所」。這是中國近代第一所仿西式軍事工廠，³¹ 製造船艦，是軍械所其中一項重任。曾國藩等人購置西式機器，並且學習如何運作。但軍械所設立的原意不只是單純模仿西方，還要中國人可以自行造船。安慶內軍械所製造出近代中國第一艘以蒸汽為動力的船隻「黃鵠號」，雖然曾國藩在〈新造輪船折〉表示，這艘船「行駛遲鈍，不甚得法」，但他亦提到造船的過程是「全用漢人，未僱洋匠」。³² 即使「黃鵠號」的象徵意義大於實質作用，最起碼，這的確成為晚清知識分子的期許。

基於這個原因，晚清小說很常描述中國有龐大的鐵甲艦海軍，而這些艦隊更是中國自家生產。陸士諤《新中國》就提到以前的中國都是「向外國訂購兵艦，請人訓練海軍」，而在小說強大過來的中國，卻是「兵艦都是自家造的」。³³ 黃錦珠討論吳趸人《新石頭記》也指出，吳趸人希望中國各種大大小小的器物（包括軍艦），都要「儘快學會自製，讓所有的先進科技都在中國扎根。」³⁴ 歐洲絕對是中國知識分子學習和追尋的重要模板，但並非最終目標。當時歐洲諸國有不少都是

³¹ 辛元歐，《中國近代船舶工業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頁 91-92。

³² 曾國藩，《曾國藩全集·奏稿二》（北京：中華書局，2018），卷 27，頁 1314。

³³ 陸士諤，《新中國》，頁 19。

³⁴ 黃錦珠，〈論吳趸人的《新石頭記》〉，收入吳岩主編，《賈寶玉坐潛水艇》，頁 200。

世界強權，中國以歐洲為目標，不難理解。筆者要強調的是，「以歐洲為模板」不代表「止於歐洲模板」。中國知識分子不是單純學習西方，還要超越西方。表現在《新野叟曝言》中，就是中國掌握的不是晚清時代先進的鐵甲艦技術，而是下一代的空中飛艦科技，因為晚清的空中載具，是被想像成可見未來或即將到來的科技主流。

海艦的強大，晚清知識分子已感受到持續而強烈的衝擊。相對而言，「空中載具」在晚清雖然也有不少討論，但對時人而言，仍是較為新鮮的科技，正如《四川官報》說：「空中飛艇曩時僅見諸小說，以為理想而已，今則始有創造者。」³⁵而這項飛行技術，也被他們認為更加先進強大。如 1907 年《月月小說》「空中飛艇」一則指出：「即如現今新行之空中飛艇之類，他日如果盛行，則於吾國前途人民財產，必被極大影響。」³⁶ 學界較常引用的，是包天笑 (1876-1973) 1908 年〈空中戰爭未來記〉之後附言：「二十世紀之世界，其空中世界乎？」但這部小說開首直言：「德意志之將來，其在空界乎？是語也。」³⁷ 要稍微注意，晚清「空中載具」其實有不同的形式、形象以及寫法。除了前面提到的「飛艇」，陳平原的論文至少還提到「氣球」、「飛車」、「飛機」，不一而足。³⁸ 從「空中載具」的眾多名目、形象來看，陸士諤在小說寫成「飛艦」，以「艦」的形式呈現，與「海艦」相對，足見陸士諤是刻意用下一個時代更先進的技術對比這個時代先進的鐵甲艦。如果鐵甲艦是他們追尋的目標，「會飛行的戰艦」就是他們對於超越的期許。雖然「期待超越」與「能否超越」是兩個話題，但筆者想要強調的是，這不一定是「追上即落後」，他們已經意識到中國最後還是要走自己的路，「學習歐洲」或者「成為歐洲」並非他們的最終目標。

在追尋與超越的思考之下，晚清小說家各有各的表述方式。例如何迴（生卒年不詳）《獅子血》，小說人物在「北緯八十七度」進入北冰洋，但時人認為「極北之境」只是「北緯八十三度」，也就是說，小說人物身處一個西方世界也未嘗到達的空間。顏健富指出，何迴不只要成為哥倫布，還要超越哥倫布，當中存在著「競逐、爭雄、超越的慾望」。³⁹ 另一位晚清小說家徐念慈 (1875-1908) 也有類似觀點。他的《新法螺先生譚》提到「腦電」概念，是為了要用「動物電磁說」區別西

³⁵ 〈外國新聞·飛艇出現〉，《四川官報》，15（成都：1908），頁 6。

³⁶ 〈新龔譯萃·空中飛艇〉，《月月小說》，8（上海：1907），頁 196。

³⁷ 包天笑，〈空中戰爭未來記〉，《月月小說》，21（上海：1908），頁 61、51。

³⁸ 陳平原，〈從科普讀物到科學小說〉，頁 144-157。

³⁹ 顏健富，〈從「身體」到「世界」〉，頁 75。

方「機械電磁說」。這有「道德科學主義」背景，⁴⁰ 也不無超越西方的期待。武田雅哉指出，當時出現催眠術、X 光等技術，引起世人以科學探知人類心靈或精神世界的興趣，其引用的兩則材料，都來自徐念慈《小說林》的說法。⁴¹ 其一為：「余嘗謂今世科學之發明，亦已盡矣，然僅物質上之發明，而於虛空世界之發明則未曾肇端也」；「自催眠術列科學，動物電氣說之明，而虛空界乃稍露朕兆。」⁴² 另一則材料也有類似說法：「近代科學日益發達，然僅物質上之發明而已，於精神上之發明尚未能窮其源委旨哉。」⁴³ 筆者嘗試引申，正因為是初發，即使西方也還有很多未曾達到的空間，因此給了中國人一種還可以開拓和超越的想法。徐念慈表現為「動物電磁說」；何迴表現為地理空間；陸士諤則是「飛艦」對「海艦」。知識分子們彼此有不同的背景，在相同願景下，總是被各自的學識、關懷所支撐。

除了情節之外，陸士諤在小說中清楚表示了對「追尋與超越」的期許，小說寫道：

凡各種藝術是歷進無窮的，我見人家造輪船，忙趕著學習，等到吾學習成功，人家已經又想出別的東西來了。那時候我剛剛學會的東西，豈不又成了廢物麼？因人家是會創造，我只會得學習。（頁 83-84）

小說人物還說：「學人家的本領，終係有限制，終管不得能夠勝過人家。」（頁 84）陸士諤在小說中直言：單純學習西方、追模西方或「以西方為模板」，是無法勝過西方的。不過，陸士諤不是科學家，也不是軍事家，而是醫生。要探討為什麼他在《新野叟曝言》中有這樣的觀點，不一定要從科技、軍事上著眼，而是醫學生涯。也就是說，陸士諤之所以認為中國可以走自己的路，可能源自於他在醫學上的認識。在此之前，需要先釐清晚清對「身體」和「國體」的認識。身體與國體是當時常見的比喻，將國族眼前危機和頹喪，以比喻模式，投射成身體上的疾病或腐爛。這一點前輩論者早有大量研究。至於國族出路和未來，在一個身體和疾病的比喻模式下，自然就被想像成醫學。許多晚清經典小說都有這樣的情節，比較著名

⁴⁰ 王德威，《被壓抑的現代性》，頁 378。

⁴¹ 武田雅哉著，任鈞華譯，《飛翔吧！大清帝國：近代中國的幻想科學》（臺北：遠流出版，2008），頁 87。

⁴² 覺我（徐念慈），〈電冠·覺我贅語〉，《小說林》，2（上海：1907），頁 47。當時《小說林》連載陳鴻壁翻譯的小說〈電冠〉，編輯徐念慈在每期小說完結之後，以「覺我」之名附寫一段題為「贅語」的案語，引文即出於此。

⁴³ 覺我（徐念慈），〈電冠·覺我贅語〉，《小說林》，7（上海：1907），頁 158。

的是《老殘遊記》開篇幫黃瑞河治病，⁴⁴《月球殖民地小說》也有「八股病」和「X光」的情節，當中涉及醫學原理與文學實踐之關係。⁴⁵這些都是以醫學作為救治、發現疾病根源的寫法：既然疾病被想像成中國國族危機，醫學在這個邏輯下，順理成章成為國族出路或者挽救國族未來的方法。陸士諤顯然也接受了這樣的模式，他的《新中國》第四回就明明白白地說，因為蘇漢民發明了「醫心藥」，中國才有今日強盛：「自從醫心藥發行以後，國勢民風，頃刻都轉變過來。這就是醫心藥的實效。」⁴⁶

相較而言，陸士諤比較特別的觀點，是中國要走自己的路以及中國可以走自己的路，中國要有自己的「主體性」，而不是一味地追尋西方。可是陸士諤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看法？更準確地說，陸士諤經歷了什麼事，讓他覺得中國需要且有能力走出跟西方不同的道路？正如前文所說，陸士諤並不是軍事等方面的專家，他對於這些專門知識，未必有足夠的理解。可他的本業是醫師，他在醫學上的認識比一般人深刻。如果回溯他的醫學生涯，陸士諤更是實在地經歷了一次中國不弱於西方的體驗（這是就陸士諤的自我觀感而言）。

在他的學醫生涯中，是先學中醫，繼而西醫，最後又轉回來，在承認西醫的優點之下，強調中醫的主體性。他的醫學著作《醫學南針》提到，最初他由《素問》知道陰陽五行相生相剋的觀念，其後學習西方醫學，以為「陰陽五行相剋位空談」，再之後得病咳血，用西藥而不效，依靠唐純齋以「木火行金之談」治之，方才痊癒。這件事促使陸士諤領悟，中醫是「數千年之古學說」，當中如果沒有真理所存，一定不會流行得如此久遠。⁴⁷於是在西方醫學知識傳入中國之後，他還是重新恢復了對中醫的信心。醫術、病體相關議題，又是晚清思想史另外一個研究大項。從病體聯想到國體，將醫學思考擴展到整個國族出路的層面，當時極為常見。陸士諤既是小說作者，也是一名醫生，將醫學觀念套用在國族之上，毫不出奇。前面已討論過陸士諤在《新中國》的寫法，而他的《醫學南針》也有類似觀點：「西藥盛行不僅經濟問題，是吾民族生命問題」；「吾深信中醫之精粹五千年來已驗其成效之卓著，如日月經天，江河緯地，萬萬不可沒滅，斷非三五西醫所能推動。」⁴⁸

⁴⁴ 有學者嘗試對這段論之已詳的情節開展更進一步的詮釋，認為情節的性質是「隱喻」而不是「明喻」，亦即，不是「國家就像身體」，而是「國家就是身體」。見許暉林，〈論《老殘遊記》中的身體隱喻〉，《成大中文學報》，44（臺南：2014），頁285。

⁴⁵ 顏健富，《從「身體」到「世界」》，頁225。

⁴⁶ 陸士諤，《新中國》，頁50。

⁴⁷ 轉引自田若虹，《陸士諤小說考論》，頁75。

⁴⁸ 同前引，頁75-76。

所謂「經天緯地」，正是《新野叟曝言》中文素臣等舊一輩的人對傳統經典的尊崇。

綜上所述，以作者自身經歷來看，陸士諤經歷過一場西藥不效而中藥可治的大病，由此「體驗」或「主觀體驗」到中醫自身的「主體性」，領悟即使在西醫傳入中國的情況下，中醫還是有其獨特效用。若以時代而言，陸士諤又接受晚清流行的「身體與國體」比喻，醫學在此邏輯中被借代為挽救國族出路的方法。醫學不只是單純的醫學，還被包括陸士諤在內的晚清小說作者理解為使中國強大甚至超越西方的方法、手段或期許。換句話說，陸士諤的醫學經歷讓他體驗到西風東漸之下，中醫還是有能力保持自身主體性，而醫學在他的比喻邏輯世界，又可以是挽救國族的方法、出路，故而陸士諤對醫學的認識可以被用來理解他在《新野叟曝言》中的觀點——中國應走自己的路，而不是一味學習、模仿西方。

此處需稍作澄清：陸士諤覺得中醫自有存在價值，不代表只認中醫不認西醫。經過洋務運動、甲午之戰，知識分子大多承認西學的重要性，陸士諤也認為中醫和西醫可以互補，正如他的《新三國》說：「欲知俗醫之拙，當識洋醫之優；非悉洋醫之真，莫別俗醫之偽。」小說裡面的華佗，也是周遊列國，和西醫多方辯論之後醫術大進，故有學者認為，他的醫學觀屬於「中西醫匯通」的取徑。⁴⁹ 陸士諤這一輩知識分子關注的是「追尋與超越」，中國固然要學習西學，但在學習之餘，如何保持自身文化傳統的主體性，並且走得比西方更遠，而不是單純成為另一個西方國家，才是他們思索的重點。《新野叟曝言》將中華飛艦和歐洲海艦對比，正是一種超越西方的期許，而其信心則來自於陸士諤對中醫的認識。但是，這種「超越」的心態，除了中國自身「主體性」的思考之外，也有來自「進化論」的推動，當中反映在人口問題上。

四、豈止地球

1902年，梁啟超在《新中國未來記》想像一個已經富強的未來中國。小說人物孔覺民說道：「原來自我國維新以後，各種學術進步甚速，歐美各國皆紛紛派學生來遊學。」⁵⁰ 這個中國已經不是向外國學習的學生，反而成為外國學習的榜

⁴⁹ 同前引，頁 77-79。

⁵⁰ 梁啟超，《新中國未來記》，收入王孝廉等編，《晚清小說大系》第 13 冊（臺北：廣雅出版，1984），頁 2-3。

樣。這種想像中國未來強盛的圖像，王德威洞察為「當時歐洲列強模式的翻版」；「一九六二年新中國的這個『未來』，只不過實現了一九〇二年歐洲已發生過的現象。」⁵¹ 想像未來，反而已經是落後於人的過去。

以歐洲強國模式想像中國日後強大景況，不止於梁啟超。碧荷館主人 1908 年的小說《新紀元》同樣如此。小說設想中國成為世界強國，帶領全球黃種人對抗西方（主要是歐洲勢力。按小說敘述，美國因當地華人佔領巴拿馬運河，無法抽身參與主要戰事）。小說敘述經過多場戰鬥，中國最終逼使西方諸國簽署各項條約，諸如允許在歐洲傳播孔子之教；中國船艦可以航行西方河道海峽；又有華商租借、治外法權。這些情節完全翻轉晚清中國和西方的位置：中國才是列強，歐洲則是屢戰屢敗、不得不簽署不平等條約求和的中國。兩部小說都以歐洲強權為原型，想像日後強大中國的圖像。陸士諤自然也不免如此。他的《新中國》，主角一夢過後，已是四十多年後強大過來的中國，在軍事、商業、社會、科技眾多方面領先西方。⁵² 主角慨嘆：「歐洲人在當時何等驕傲，何等瞧我們不起，誰料今日商務工藝，色色都敗在我們手裡。」⁵³ 只是《新中國》更偏向《新紀元》而不是《新中國未來記》，中國不是要單純成為歐洲那樣的強權，更要勝過歐洲。《新紀元》表現在軍事上的爭奪，而《新中國》則是鋪陳各個不同方向。這種「逆反現實，重振中國雄風的景象」，⁵⁴ 正是晚清小說常見寫法。

《新野叟曝言》所想像的中國，比追上歐洲、統治地球更進一步。因為制霸世界不是中國的最終目標，中國要做的，是向外星殖民。為釐清小說脈絡，我們需要先回顧《野叟曝言》的世界，畢竟小說的設定是接續前作世界觀。《野叟曝言》第二回，夏敬渠引用《孟子》「一治一亂」的概念，寫道：

洪水橫流於堯舜之世，猛獸充塞於武周之時。天地之道，陰陽倚伏，不能有明而無晦，有春而無秋，有生而無殺，有君子而無小人。聖人之道，在象為明，在時為春，在德為生，在行為君子；佛則晦也，秋也，殺也，小人也；此所以與聖人之道，如陰陽之倚伏，相為盛衰，而未能

⁵¹ 王德威，《被壓抑的現代性》，頁 387。

⁵² 例如中國用電冶鐵，機器性能比西方優越，再加上中國人本身的勤勞，從而令「華貨暢銷，歐貨滯銷」。陸士諤，《新中國》，頁 65。

⁵³ 同前引。

⁵⁴ 顏健富，《從「身體」到「世界」》，頁 85。

速滅也。⁵⁵

這並非說治亂是不斷循環的迴圈，而是要強調糾正禍亂的困難。正因為治亂像相生交纏的陰陽晦明一樣，故而清除禍亂，不能一蹴而就。夏敬渠在此將佛教歸為「亂」的一類，與「晦、秋、殺、小人」同屬一環，跟象明、時春、德生、君子的正道相對。他不是承認陰陽治亂有存在的理由，而是要守正辟邪，「扶陽抑陰」，從而使得「二景常明，四時皆春，廣生機而絕殺機，廣君子而絕小人」。⁵⁶ 夏敬渠在小說談論佛道的觀點雖不無可議，⁵⁷ 但關鍵在其眼中的治世，或者達成治世手段的一個重要進程，就是排斥佛道兩教。關於小說思想，非但作者直謂：「止崇正學，不信異端」，⁵⁸ 後世學者也多注意到此種傾向。如魯迅 (1881-1936)《中國小說史略》所謂：「排斥異端，用力猶勁，道人釋子，多被誅滅。」⁵⁹ 王瓊玲也指出，力辟佛老，是夏敬渠「一生思想主軸」。⁶⁰ 小說結尾，作者安排文素臣夢見韓愈 (768-824) 向其辭讓，也是因為韓愈同樣汲汲於「攘斥佛老」，最為人知的事蹟，就是韓愈因寫〈諫迎佛骨表〉而被貶潮州。⁶¹

夏敬渠將文素臣和韓愈寫在一起並不突兀。而在一個沒有佛老的世界，既是「天下太平，人民利樂」，也是「人心無邪，邪自永滅」。治亂不再相生交纏，邪亂也被無所不能的主角除滅。⁶² 值得注意的是，在消滅佛老的過程中，文素臣的親友景日京，也已經率兵征服歐洲七十二國，使之共同臣服在「大人文國」之下，跟中國本土一樣以孔子為正統、以佛老為異端，小說描述歐羅巴諸國，是「俱秉天朝正朔，亦如中國之制，除滅佛老，獨宗孔聖。」⁶³ 歐洲被中國征服，不待《新野叟曝言》敘述，因為在前作已經實現，並且成為中國萬年治世的一部分。

陸士諤續作承接前作功德圓滿的路數，進一步思考並想像長治久安、沒有禍亂

⁵⁵ 夏敬渠，《野叟曝言》上冊，頁13。

⁵⁶ 同前引。

⁵⁷ 夏敬渠對佛教的極端排斥，其觀點理據，多有可議。如有學者指出其對佛教的看法，有部分是「以偏概全」，見謝玉玲，〈儒教聖殿的無盡追尋——論《野叟曝言》中的排佛書寫〉，《文與哲》，17（高雄：2010），頁438。

⁵⁸ 夏敬渠，《野叟曝言》上冊，頁2。

⁵⁹ 魯迅，《魯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頁243。

⁶⁰ 王瓊玲，《夏敬渠與野叟曝言考論》（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5），頁108。

⁶¹ 歐陽修、宋祁，《新唐書》第17冊（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176，〈韓愈列傳〉，頁5261。

⁶² 正如最後一回寫作：「絕邪念萬載常清」。夏敬渠，《野叟曝言》下冊，頁610。

⁶³ 同前引，頁564。

的世界。小說第一回寫道：「剝復否泰循環迭生，治亂興衰與時遞嬗，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小說點評：「一部《新野叟曝言》，盡從這幾句上生發出來，勿視老生常談。」（頁 15）正可作為小說思考起點的註腳。在後《野叟曝言》的世界，中國只有治而沒有亂，只有正統而沒有異端，所以平衡崩塌，人口膨脹。小說解釋：「自佛老滅絕後，生機皆暢，全國皆春」。就算在前作無所不能的文素臣，面對人口壓力，也不得不反思：「我向以為佛老滅絕，聖學昌明後，中國便可晏然無事」；「那曉得滋生快速，不知不覺人口之多，過此以往，全國將有不能容足之憂。」（頁 19）人口再不斷成長下去，不僅中國會出現問題，甚至整個地球也無法承擔。

人口增長不只造成土地壓力，也引發經濟生計問題，正如文素臣所困惑如何能夠「使人不白白閒著」。文祜等人創立「拯庶會」，其中一個任務就是調查現有經濟資源，並且重新為庶民分配工作。⁶⁴ 不過，文祜意識到，最根本的問題並未解決，人口照樣增長下去，「過庶之患，豈非仍不能免麼？」小說人物紅豆，同樣用前作引用過的「一治一亂」觀念來說明問題，她指出：「古者人口多時，天下必亂，人口少了，方能復治。」（頁 21-22）正因為無法長治久安，每隔十幾年就有水災、兵禍等變亂致使人口大減，人口數在治亂增減之間相互抵銷、保持平衡，因而沒有像今日因極治而引發極亂的危機。面對如此情形，小說給出的解決方法是殖民外星。⁶⁵ 文祜提議製造飛艦，為的是「金星、木星之體積，大於地球，奚啻十倍？若能設法交通，俾地球之人，得以移殖民星球，則滋生無患矣。」（頁 72）小說明確交代製造飛艦的最終目的，其念茲在茲的目標和計畫，更在星際之間，而不在地球之上。

小說的人口問題，借取自馬爾薩斯 (Thomas Robert Malthus, 1766-1834) 《人口論》。其理論指出，如果沒有自然或人為的抑制手段，世界人口會按指數增長。⁶⁶

⁶⁴ 他們要「治得天下無一個游民、一寸曠土、一芥廢物。全國如一身，一手有一手之用，一足有一足之能，彼此相輔相助。」（頁 23）此為晚清常見以身體喻國體的寫法。小說通過這種比喻修辭，說明一國人民土地以及各種資源都可以人盡其才、物盡其用，正如人體四肢和頭腹，各有所用又協調相應，從而紓緩人口過多對經濟造成的負擔。

⁶⁵ 儘管小說提到，當時歐洲來信發現美洲大陸，可以暫解燃眉之急。但是，正如上文提及文祜的經濟政策，在地球發現新大陸，仍然無法解決根本問題，人口如果持續成長，那麼「過此百年，此禍終不能免」、「地球上終恐容不下去也」（頁 38）。

⁶⁶ 即「1、2、4、8、16、32、64、128、256」的比率增長。馬爾薩斯著，周憲文譯，《人口論》（臺北：臺灣銀行臺灣經濟研究室，1966），頁 8。

晚清知識分子對《人口論》的思考和應用有不同方向，⁶⁷ 其中之一是將其當作進化論的一環，例如梁啟超說：「自瑪兒日梭士〔按：即馬爾薩斯〕《人口論》出世，謂人口之蕃殖，以幾何級數增加，每二十五年輒增一倍。達爾文因之以悟物競天擇之原理。」⁶⁸《新野叟曝言》的人物也表示，中國的人口會以「幾何級數」增加，「二十五年其數自倍」，兩個人在一百年後會有六十萬後代。由此看來，小說的人口問題，是一個進化論的框架。⁶⁹ 這更切合晚清殖民外星的思考，例如〈電世界〉中電王要去外星尋找完美進化的可能，⁷⁰ 蔡元培《新年夢》要「到星球上去殖民，這才是地球上人類競爭心的歸宿。」⁷¹ 更早的是康有為 (1858-1927)《大同書》，其提到要在木星、火星等諸多星球，使得「吾欲仁之，遠無所施。」⁷² 所以，殖民外星，也是一種進化的超越。

張治在討論晚清小說與現代性的宏大話題之中，有部分篇幅提到《新野叟曝言》和《新紀元》的分別，他留意到前者征服歐洲「只是略施手段」而「真正功業在於殖民太空」，相較之下，後者的中國對戰歐洲，則沒太過「領先的地步」。這

⁶⁷ 晚清知識界對於《人口論》的理解在不同時段有不同方向，例如用《人口論》將人口視為一個「問題」，在 1920 年代較為主流。另外，也有論者指出，嚴復的文章以及 1907 年《東方雜誌》的佚名社論〈論中國治亂與人口關係〉，認為中國治平日久，人口增加，繼而生亂，亂則人口減少，又恢復到治平時代。他們的理論正是來自馬爾薩斯的《人口論》，但所用的修辭和思考模式，又是傳統的「一治一亂」話語。以小說內容來看，《新野叟曝言》並非採取這個進路。《人口論》在 1920 年代的討論，可見徐文路，〈馬克思或馬爾薩斯主義？再論馬寅初的人口理論〉，《成大歷史學報》，47（臺南：2014），頁 76-78；嚴復等人的觀點整理，可見姜濤，《中國近代人口史》（臺北：南天書局，1998），頁 403-404。

⁶⁸ 梁啟超，〈飲冰室讀書錄·中國史上之人口統計〉，《新民叢報》，第 46、47、48 號合本（橫濱：1903），頁 289。

⁶⁹ 陸士諤曾在報刊上撰文討論節制生育的問題。其認同「美國山額夫人」的說法，以為人口過多會影響社會生計，但對於「男女分居」的方法，則有保留。陸士諤指出，分居會導致人的情慾得不到宣洩，無論男女，反而會得到諸多病症，如男士「不眠易怒」、女士「淋帶少腹脹痛」，所以要兼顧兩者，達到「既無生育之繁，又免異居之害。」陸士諤，〈節制生育談〉，《快活》，12（上海：1922），頁 12。《快活》雜誌於 1922 年發行，只持續一年。《新野叟曝言》原版寫在 1909 年，1928 年上海亞華書局只是重刊。陸士諤在創作《新野叟曝言》時，思考人口問題是否就是〈節制生育談〉的問題，暫且不論。

⁷⁰ 正如許指嚴在小說中寫道：「如今耕種的耕種，開礦的開礦，公園的公園，居住的居住，還那裡有什麼空隙？再過百年，免不得人滿之患，況且如今海底裡做了殖民地，將來人滿起來，連海底一席地都爭不著，叫那些人怎樣過活呢？」所以最後電王飛往外星，尋求更高層次的進化。高陽氏不才子（許指嚴），〈電世界〉，《小說時報》，1（上海：1909），頁 54。

⁷¹ 蔡元培著，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第 1 卷（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 242。

⁷² 康有為撰，姜義華、張榮華編校，《康有為全集》第 7 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頁 5。

一點極有意義，可惜他沒有進一步發揮，仍然將兩部小說詮釋為「在歡呼中國未來科技勝利的同時，也好不猶豫地將征服白種文明作為一種政治理想加入讚頌。」⁷³ 筆者認為，這兩部小說的書寫差異，值得進一步關注。如果將《新紀元》和《新野叟曝言》相比，當可更加清楚兩本小說在「最終願景」之間的落差：前者落在地球，後者投射到太空。《新紀元》裡的中國，和歐洲大戰，即使戰勝歸來，過程卻各有攻守、互有勝負，兩軍彼此展現新奇武器，不斷交鋒。中國軍隊首次遇到歐洲的水雷、水上步行器、綠炮、氣球轟炸戰術時，往往吃虧並導致傷亡，⁷⁴ 連重要將領也難倖免。統領傅翼因歐洲綠炮而身亡，⁷⁵ 主角黃之盛也一度被歐洲氣球隊偷襲成功。⁷⁶ 由種種情節和敘述的過程來看，小說至少不是中華大軍入境，不費吹灰之力，即可輾壓強敵。正惟如此，這種並非一帆風順的寫法所造成的敘事效果，令中國戰勝歐洲的「最終願景」顯得更有意義，而這也是小說最希望投射的情境：中國就是要成為歐洲那樣的強權，主宰世界。

《新野叟曝言》則從頭到尾都不將歐洲放在首位。小說僅寫飛艦來到歐洲，未鋪陳戰爭經過，也缺乏戰爭場面描寫，遑論彼此之間的攻守和鬥法。歐洲諸國見到天朝艦隊，即刻膽驚而心服。文初班師回朝後，旋即出發航向太空，開展中國的星際之旅，實現開闢外星、解決人口問題的最終宏願。從情節安排來看，因中國皇帝視歐洲為其舊邦，而今歐洲人起事，故令文初於外星殖民之前，順道解決歐洲叛亂。自始至終，征服歐洲、稱霸世界，都不是小說家的最終目的，因為早在前作已經實現。王德威曾指出，類似《新中國未來記》的敘述，是「未來完成式」，即想像中國在未來已經完成國力復興的進程，《新紀元》的書寫受到梁啟超影響，但因小說極力用當下歐洲強權去投射未來中國的強大，在敘述效果上，反而無意間反映出中國當下的現狀。⁷⁷ 套用這種比喻修辭的邏輯，《新野叟曝言》立足於後《野叟曝言》世界，其開篇設定，並不是「未來完成式」，而是「現在完成式」：中國不需要復興，因為已然復興；征服歐洲不是重點，因為歐洲早已曾臣服中國。站在

⁷³ 張治、胡俊、馮臻，《現代性與中國科幻文學》（福州：福建少年兒童出版社，2006），頁42。

⁷⁴ 例如中國艦隊初遇水雷，就有船艦「右邊鐵甲擊去了一大片，那船身向左一側，幾乎歪到海裡。」思考應對之策，中國軍隊用「洋面探險器」和「海戰直覺器」來偵查水底動向。當中國軍隊豎立鐵網防敵，歐洲軍隊也祭出「避電衣」破之。碧荷館主人，《新紀元》（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頁41-46、73。

⁷⁵ 同前引，頁88。

⁷⁶ 同前引，頁110。

⁷⁷ 王德威用的字眼，是「不必是未來完成式」；「正是中國當下的怪現狀」。王德威，《被壓抑的現代性》，頁396。

「現在完成式」的起點上，中國要思考的，不是統治地球，而是殖民外星。戰勝西方，在《新紀元》是最終問題，在《新野叟曝言》是次要問題。小說要更進一步，將目標由世界投射到外星。

不少論著指出，小說開拓木星是一種「殖民」行動，可是，木星一開始並沒有被陸士諤設定有人的存在。這一點尤須注意，因為十八、十九世紀以來，相信外星有人類居住，是常見的想法。⁷⁸ 宋國誠回溯過殖民主義 (Colonialism) 的詞源為羅馬文 *Colonia*，意思為「移居一個新地區」，但這個說法並不能完全解釋歐洲文藝復興四百多年以來的殖民擴張行為。他進一步引用艾尼亞·倫芭 (Ania Loomba) 「對其他人民之土地與貨品的征服與控制」的觀點，指出殖民過程中的貿易、掠奪甚至戰爭和屠殺，都必然對原始居民造成傷害，所以殖民遭遇就是殖民創傷。⁷⁹ 至於晚清時空，知識界也意識到殖民者對被殖民者的壓迫，例如 1901 年《京話報》回答「滅種用什麼方法？」的提問時，明確地指出：現在滅種不一定要調動大軍將當地人民「殺得乾乾淨淨」，方法過於猛烈，容易招致反彈，反而多生事端。可是「殖民」就不同，這是一種相對慢行但有效的策略，其言：

他把自己這一種的人，搬到那別種所住的地方，漸漸的生長起來。那別種的人，充當苦力，喫喝也不如意，身體也不舒服，自然生育這件事情，漸漸希少。再等過幾十年，便把這些人，趕到深山裏去，不上一百年，這人種自然絕滅了。⁸⁰

雖然描述上似乎過於單線直接，邏輯上也需要更加嚴謹，但從文章將殖民視作「滅

⁷⁸ 其中包括對天文學有一定認識的西方學者，例如發現天王星的威廉·赫歇爾 (Sir William Frederick Herschel) 在 1784 年的論文認為火星和地球相似，所以火星可能存在。他並推測，土星、天王星也可能有人類身影。到了 1877 年，義大利的斯基亞帕雷利 (Giovanni Virginio Schiaparelli) 觀察到火星上有條狀結構，但翻譯成英文時，卻因為誤用「運河」(canal) 這個人工建築詞彙，而被時人以為火星也有生命。在此之後又成為了美國作者創作小說的靈感和材料，當中比較著名的就是 1912 年巴勒斯 (Edgar Rice Burroughs) 以火星為背景，以虛擬人物強卡特 (John Carter) 為主角的 *Under the Moons of Mars* 系列。這個系列曾被好萊塢改編成電影，例如 2012 年 *John Carter*，即臺灣譯的《異星戰場：強卡特戰記》，香港譯為《異星爭霸戰：尊卡特傳奇》，大陸則為《異星戰場》。天文史討論見陳文屏，〈月球、火星、人〉，收入葉李華主編，《科幻研究學術論文集》，頁 153-156；電影資料可見網路電影資料庫 (IMDb) (<https://www.imdb.com/title/tt0401729/>)，2022 年 7 月 30 日下載。

⁷⁹ 宋國誠，《後殖民論述——從法農到薩依德》(臺北：擊松圖書出版，2003)，頁 33。

⁸⁰ 〈地理問答〉，《京話報》，6 (北京：1901)，頁 18-19。

種」的方法，並且描述一群人到另一個地方居住，並驅逐或奴役原居民的情境，明顯是殖民者在殖民地重建社區過程對原居民造成的「創傷」。

從殖民與被殖民的關係來看，《新紀元》反轉了西方和中國在現實的角色。可是《新野叟曝言》不同，即使小說將場景搬到太空，而學者也指出開發木星等行為仍是西方殖民的翻版，並且「殖民」本身也隱含西方精神的內核。然而，筆者在此要提出一個疑問：為什麼小說中的木星是一個無人地帶？雖然以現今科技，尚未能發現地球以外的生命，但正如前文提到，在陸士諤的年代，他們經常想像外星也有人類存在。這同時呈現在晚清小說作品當中。《星球遊行記》就將外星設定成「共和界」、「法商界」、「女子界」等，⁸¹ 而這些星球上都有人的蹤跡，共和界就是「所到之處，與我地球無異，山河之形勢，鳥獸之種類，悉所經見，獨其風俗人情，皆大有異趣。」⁸² 而在情節上和《新野叟曝言》頗為相似的《蝴蝶書生漫遊記》更是如此。第五回蝴蝶書生以地球代表身分，來到火星大都會的理科大學天文學堂演講時，就說：「貴星界與我們地球風土人情絲毫無異。」⁸³ 和《星球遊行記》一樣，都出現「與地球無異」的想像，當然，「無異」的內容可能有差別。甚至在之後情節，作者安排其他行星的代表跟蝴蝶書生相聚，主角以地球人的視角，比較眾多行星之人的差別，其中一個切入點是八大行星的人類身體長度：地球人在金、火、水三星之上，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之下，於八大行星人類排名位居第五。⁸⁴

《新野叟曝言》將木星設計成無人地帶，在今天來看雖合乎科學理解，但在當時卻有別於其他小說的想像，也更能看出這是一種刻意為之的寫法。回溯「殖民」概念，在殖民過程之中，無論今日學者或者是晚清知識分子，都意識到殖民者對被殖民者造成的創傷。可是，《新野叟曝言》的殖民地點，正如小說人物所言：「怎麼黃金世界上不曾見一個人類，都是些畜生？」（頁 136）既然不存在人類，自然

⁸¹ 井上圓了撰，戴贊編述，《星球遊行記》，收入李廣益主編，袁一丹點校，《中國科幻文學大系·晚清卷·編譯一集》（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20），頁 91。

⁸² 同前引，頁 99。

⁸³ 木村小舟著，茂原築江譯意，王本祥潤辭，《蝴蝶書生漫遊記》，收入李廣益主編，袁一丹點校，《中國科幻文學大系·晚清卷·編譯一集》，頁 43。

⁸⁴ 小說用「八大行星」的說法，是因為冥王星要到 1930 年代才被發現，至於 2006 年被國際天文學會降格除名為「矮行星」，現今科學界又從「九大行星」變回「八大行星」是後話。小說內容見同前引，頁 45；冥王星的發現與除名見蘇宜編著，《宇宙掠影——天文學概要》（高雄：麗文文化，2007），頁 48-49。

也就沒有對「人」的壓迫，⁸⁵ 如此一來，就避開了西方殖民的常見路數，亦即殖民過程對於「人」的傷害。⁸⁶ 但問題還沒有解決。小說人物在勘查木星的過程，又再說了一次「全球實無一人類，只有一種猿。」（頁 143）可見陸士諤是有意識而且反覆地強調，中國所殖民的地方是一個無人地帶。可是他同時又在這個地球上，設計人熊、人猿等類人型生物，這種半人半獸的狀態，跟《癡人說夢記》第十回東方仲亮用「似人非人，似獸非獸的東西」來形容毛人的修辭頗為相似——自詡文明，評價當地野蠻落後，背後正是典型西方殖民精神的視角。⁸⁷ 《新野叟曝言》所描寫的木星野獸，是否也潛意識地將殖民之地「獸化」或者「野蠻化」？甚至放槍打死蚌珠，掠奪內裡珍珠的行為（頁 138-141），是否也是一種「殖民創傷」？大有可議。

⁸⁵ 在許指嚴〈電世界〉殖民的海底，也沒有人的存在。小說寫道：「據說海洋底面與大陸沒有兩樣，也是北岳丘陵，高原平原沙漠。太平洋下面的平原，廣莫無垠。稱為各洋第一。」又說海底動植物種類多樣，人類可用可吃的，也有「二十多萬種」，所以極度鼓勵當時的人殖民海底。高陽氏不才子（許指嚴），〈電世界〉，頁 51。書寫弔詭的地方，在於作者將海底、陸地描述成彼此鏡像的世界，但實際上，小說世界的陸地是有人的，而海底在本該鏡像的設定中，卻突兀地沒有提到人類的存在，小說的殖民，也是「殖民無人地帶」的呈現。晚清小說此種關於「殖民」的書寫不是孤例。最直接題為「殖民小說」的《冰山雪海》，提到海外荒島物產豐富而「實行殖民主義」。李伯元編譯，《冰山雪海》，收入李廣益主編，張春田、張治點校，《中國科幻文學大系·晚清卷·創作二集》，頁 161。中國的殖民在小說中有兩種模式，一是跟原住民相互尊重，一是殖民於無人地帶。在第一回，中國人到印度洋殖民，雖然當地有原居民，但彼此之間「恭敬」、「謙讓」，相互尊重。同前引，頁 165。只不過之後又來了一支新殖民勢力，將中國人驅逐出去。同前引，頁 166。至於第三回寫到中國重新殖民，漂泊汪洋，終於覓得一處新地。作者在描述當地景色秀麗、物產豐富、生物多樣，並且直呼烏托邦家族別名「華嚴界」的同時，還不忘加一句「只少一宗長百靈萬物的人物」。同前引，頁 184。小說第五回的說法比較能夠推測其殖民背後預想的原則：「本地的物主，自然要推本地的人類，外來的不過是個客」，可是這個世界上，總有一種人，要對本地物主「千方百計，強佔軟欺，不遂心願，簡省不肯歇手。」（頁 193-194）在小說中，很明顯表現出一種殖民時尊重當地人、不奪取當地土地和物產資源的意識。如果殖民之處是無人土地，取用當地資源、建立社區，自然就沒有違背這樣的原則。並非所有晚清小說的殖民書寫都有這樣的意識，有部分就直接是西方搶奪式的殖民。但至少到晚清，有些小說刻意展示中國殖民有別於西方殖民，而這體現在對於人的重視，避免殖民過程中對人造成的摧殘，也就是今日學者所講的「殖民創傷」。表現在小說，可以是殖民在無人地帶，也可以是跟原居民相互尊重包容。《新野叟曝言》是前者，《冰山雪海》則可看到兩者。《冰山雪海》還有不同於《新野叟曝言》的關懷，此不多論。

⁸⁶ 唐宏峰指出，晚清作者的殖民想像是渴望「現代」的變形。中國開拓殖民地來自反轉被殖民的現實，背後其實接受了殖民所隱含的弱肉強食規則。唐氏引用的例子是《癡人說夢記》將仙人島殖民成鎮仙城的過程，其中殖民者也將被殖民者描述為野蠻、落後、迷信。所以小說的殖民是對西方殖民探險的模擬。唐宏峰，《旅行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旅行敘事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頁 71-73。

⁸⁷ 同前引。

更直接的是小說點評。對於黃金世界的畜生，點評看法是：「為富不仁，為仁不富，有財物者，定非人類。公何見之晚耶？」「守財奴讀此，定然怒髮衝冠。」（頁 137）這令小說更顯弔詭曖昧。原來星球上的畜生，暗指著守財奴，而守財奴其實也是人。負責點評的是陸士諤之妻李友琴（c. 1880-1915），以兩人關係來看，或許更能掌握到陸士諤小說的意圖。⁸⁸ 所以，開拓木星背後還是隱藏著對於人的驅逐和掠奪。只是，這未必跟「殖民無人地帶」的意義完全衝突。因為點評同樣提到富與仁的問題，與仁相違，所以不是人。在人與非人的評斷上，用的又是中國的概念和精神。梁啟超的《新中國未來記》，也提過強大的中國和強大的西方不同，中國是「以仁易暴」，西方是「以暴易暴」，⁸⁹ 在這一點上，也可跟許指嚴〈電世界〉對讀。小說第五回寫到西威國的空中艦隊入侵中國，中國軍隊埋伏山谷，等艦隊開到「西伯利亞荒原」才將之擊落，因為艦隊掉落到荒地，才能「免得多傷人命」。這是從正面描述中國和西方的分別，顯示中國對於人命的重視。另一方面，作者又由西方角度，突顯這樣的對比。為了報復艦隊損失，西威國殺盡了所有「旅西華僑」，於是中國一方的人直言：「他們竟會這樣的做法，留這殘忍的種在世界上做什麼！」這樣的寫法，明確對比中國重視人命而西方則極度殘忍。再之後，中國團滅西威國都會，造成巨大人命傷亡，作者還是描述中國一方人員「老實不忍」。⁹⁰ 或許所謂的「忍與不忍」，在今天看來有點像說詞，小說中中國的做法跟他們描述的西方「殘忍」，好像也沒有很大分別，但筆者只是單純想指出，至少在小說敘述的層面，作者有意識地強調強大之後的中國和強大的西方之不同，而這種不同，又體現在對人命的重視。可能源自這個概念，所以陸士諤特意在小說的木星安排畜生而不是人的角色，這樣中國可以在不違「仁」或不傷「人」的情況下，開拓木星殖民地。儘管在潛意識上，許指嚴和陸士諤未必意識到他們的描述背後還是存有西方意識，可是在主觀意識上，他們用「仁」或對人命的重視嘗試展現強大中國和強大西方的不同。筆者所強調的，是他們的「非西方」嘗試，而不是說他們已經嘗試成功。

⁸⁸ 關於陸士諤和李友琴的關係，以及這種關係對於理解小說的幫助，在筆者之前，早有論者提出相關論點。例如楊蕙瑜有言：「李友琴是陸士諤的妻子，陸士諤的多本著作皆由李友琴作序或評點，因此，李友琴對陸士諤的創作動機和作品寓意想必了解甚多。」楊氏引述的材料雖然是《新野叟曝言》的序言，但主要關注的是陸士諤擬舊小說與「社會現實」的整體關聯，而非單一小說文本。見楊蕙瑜，《遊戲·狂歡·掙扎：晚清擬舊小說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0），頁 36。

⁸⁹ 梁啟超，《新中國未來記》，頁 22。

⁹⁰ 高陽氏不才子（許指嚴），〈電世界〉，頁 18-19。

無論從正文還是點評的角度看，《新野叟曝言》的外星殖民，都有別於西方。正文兩次強調殖民在只有畜生沒有人的無主之地，所以不存在對於人的壓迫。點評雖然暗示畜生是守財奴，但內核精神是以中國的道德價值判斷，所以也有別於西方。可是，殖民外星，還是沒有完全脫離「殖民」這種精神和行為對於當地人所帶來的創傷，因為畜生的背後也是人（守財奴），而正文所描寫的人型野獸也隱藏著殖民者對被殖民者的「獸化」或「野蠻化」修辭，在這一點上，又詭異地回到了西方的意識形態之中。

總括而言，《新野叟曝言》的人口問題，背後思索著更一進步的進化。在外星殖民的安排、書寫和修辭之中，可以看到陸士諤有意識地強調中國殖民於無人地帶，嘗試建構一種有別於「西方殖民」的「殖民」，避免殖民者對被殖民者造成的創傷，背後隱藏著不傷「仁」的傳統精神。以結果而論，陸士諤不算走出西方的意識形態，甚至潛意識中，也沒有真正逃離歐洲視角，但至少可以看出，陸士諤察覺到，他們那一代晚清知識分子受束於西方意識形態，並且嘗試掙脫這種困境，努力地不要重蹈西方過去。論者固然提到陸士諤受困於西方的一面，但筆者要強調，陸士諤《新野叟曝言》另一個值得注意的面向，是他意識到受困西方之後，努力作出的「非西方」嘗試。

五、星際斷裂

《新野叟曝言》沒有直接使用「烏托邦」一詞，但提及「黃金世界」，後者在前者的譜系之內。⁹¹ 小說第一次出現「黃金世界」這個詞彙，就是用來形容木星。但是，「黃金世界」並不是到達之後就可以盡享美好，還是需要人力開闢，從發現到營建成功，中間也有一個過程。晚清另一篇「烏托邦」小說《癡人說夢記》，將「仙人島」變成「鎮仙城」，當中也少不了一番改造，⁹² 並不是立刻成為理想國度。小說最後，文祜在木星「開闢田畝，開鑿湖渠」，然後布種作物，畜養動物（頁 151）。經過各種開荒拓土的努力，木星漸漸成為另一個人類安身立命

⁹¹ 根據顏健富的考究，《申報》1908年一篇名為〈新理想國〉的翻譯作品序言之中，在解釋摩爾（Thomas More）的「烏托邦」概念時，就有所謂「理想國之名詞或稱黃金世界」的說法。除此之外，其研究進一步指出，許指嚴的小說〈電世界〉，也反覆提到各種指涉「烏托邦」概念的用語，當中有「大同世界」、「華胥國」、「黃金世界」等。由是觀之，則「黃金世界」屬於「烏托邦」譜系之中的詞彙，應無疑問。見顏健富，《從「身體」到「世界」》，頁 151。

⁹² 同前引，頁 180。

的地方，外星殖民地越來越發達和文明，最終連地球人也羨慕而願意遷往木星（頁 154-155）。木星就是人類新的理想世界、黃金世界，或者烏托邦。

然而，晚清小說的烏托邦想像，其實有一種「斷裂」的性質。中國第一部具有現代烏托邦視野的小說（而不是傳統靜態的桃花源式書寫），一般論者都會回溯到梁啟超《新中國未來記》，但小說並沒有寫完。王德威指出，小說缺失的是中間部分，即如何由現代到達未來的過程。他進一步思考，在這種「未來完成式」的邏輯中，既然中國的未來已經到來，那麼現在與未來的空檔，又該如何填補：「我們一開始就知道了故事的開端與結尾，卻找不到原應承接兩端的中間部分。」⁹³ 筆者認為，既然這是「未來烏托邦」的想像，則未來與現在之間的過程缺失，不妨理解為「斷裂」的狀態。也就是說，未來存在一個烏托邦的空間，但現在行進到烏托邦的路徑，卻是斷裂而無法相連的。中國第一篇具有烏托邦意識的小說，居然是斷裂的烏托邦。無獨有偶，陸士諤《新中國》的烏托邦也是斷裂的，只不過呈現為夢境與現實無法逾越的界線。小說結尾，主角跌倒夢醒，才發現時間還是宣統二年正月初一（他入夢之前的年份），而不是宣統四十三年，那個立憲之後在任何方面都勝過西方的中國。⁹⁴ 烏托邦世界，隨著主角醒來而最終斷裂。中國還是現實中那個積弱中國，而不是夢中想像的強大中國。

《新野叟曝言》的烏托邦也是一個「斷裂空間」。小說結尾，文祜將木星營建成越來越文明發達的國度，使得地球人都羨慕而遷至木星，文素臣等人也帶著一家大小，遷居外星。可就在這個時候，因中國爆發饑荒，文祜派遣飛艦送出賑災糧食，飛艦前往地球途中，無端被彗星擊中而盡數碎裂，地球木星「從此斷絕了往來，彼此不相聞」（頁 155）。如果說木星是「烏托邦」、「黃金世界」，則小說最後並不停留在圓滿結局，而是安排地球和黃金世界失去聯繫，營造出一個「斷裂空間」。不僅到達烏托邦的途徑已經斷裂，代表中華覺醒的醒獅艦隊也全遭破壞。尤有甚者，文祜等人留在木星，而木星卻已經渺不可聞。如果說，文祜代表少年中國的朝氣活力，他們和地球失去聯繫，斷裂的不只是一個烏托邦空間，還包括少年中國的象徵。小說還寫到，因為江陰夏先生得到《素臣家譜》，青浦陸士諤得到《文祜遊記》，所以各自借助殘書，鋪寫成新舊兩本《野叟曝言》（頁 155），這裡指現實中夏敬渠和陸士諤所寫的小說。本文反覆提到小說的烏托邦想像是立足於「現在完成式」的起點。烏托邦開關自文祜那一代年輕人，「現在完成式」完成於

⁹³ 王德威，《被壓抑的現代性》，頁 387。

⁹⁴ 陸士諤，《新中國》，頁 157。

文素成當時那個征服歐洲、統治世界的中國。以小說結局來看，文祔是木星總督，文素臣也在木星之上。當地球和木星失去聯繫，則不僅黃金世界、醒獅、少年、中國制霸地球、殖民外星等狂想都已斷裂，狂想的起點也已斷裂。中國既沒有殖民外星，甚至也沒有統治世界，更不用說征服歐洲，這一切的一切，只存在文人筆墨之中。

這樣的斷裂空間，是通過作者主動的情節安排所營造出來的，不像梁啟超、荒江釣叟，敘事斷裂背後可能是潛意識的無奈。陸士諤既設定一個烏托邦，又主動安排「彗星」摧毀烏托邦與中國的聯繫。之所以會是由「彗星」造成斷裂，其實跟晚清所出現的彗星末日說相關。晚清出現不少介紹天文的文章。例如 1853 年，《遐邇貫珍》一篇直接號為〈彗星說〉的文章指出，西方天文學「已能推測而知，可察其出沒之行度，而預決其將現也。」⁹⁵ 未必需要用天象附和人事吉凶。在整體現象上，潘少瑜已有研究指出，晚清〈天文略論〉、〈天文圖說〉等科普作品，數目就超過二百篇，內容除了介紹地圓說、八大行星，也提到彗星。晚清知識分子對彗星已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彗星滅世」的說法也同樣進入晚清知識界的視野，例如梁啟超翻譯的《世界末日記》，作者佛利馬利安 (Camille Flammarion, 1842-1925) 深信 1907、1910 年會有彗星墜落地球，而傅蘭雅 (John Fryer, 1839-1928) 的〈混沌說〉，也提到彗星撞擊地球的說法。⁹⁶ 在 1898 年的《格致新報》上，第八十三問寫道：「《指南報》謂彗星將觸地球，人物必罹奇禍。其說創於何人，其事有端倪乎？」當時的回答，說此不足信也不足懼，還說道：「余生不過數十年，聞地球將為他星撞毀之說，已經五次，誠為可笑。」⁹⁷

即使借用了「彗星末日」的題材，並不代表晚清知識分子在創作小說的時候，必然會按照當時已有的知識或說法來書寫。比如吳趸人〈光緒萬年〉，當人類用望遠鏡發現彗星時，以為「彗星將實行與地球衝突」，大禍將至。但吳趸人卻安排小說人物直接反駁這個說法：「自耶氏十九世紀以來，西人即喜為此讖言，以惑愚人，不足信，不足信。」⁹⁸ 小說的最後彗星沒有毀滅地球，而中國因為立憲成功，所以萬世長存。如此設計，乃出於對時下清政府立憲決心的諷刺。⁹⁹ 晚清小說作

⁹⁵ 魏茶，〈彗星說〉，《遐邇貫珍》，3（香港：1853），頁4。

⁹⁶ 相關考究可見潘少瑜，〈世紀末的憂鬱：科幻小說〈世界末日記〉的翻譯旅程〉，《成大中文學報》，49（臺南：2015），頁193-232。

⁹⁷ 英斂之，〈答問·八十三問〉，《格致新報》，8（上海：1898），頁12。

⁹⁸ 我佛山人（吳趸人），〈光緒萬年〉，《月月小說》，13（上海：1908），頁116-117。

⁹⁹ 清末立憲運動大約從 1905 年持續到 1911 年。載澤一行五人考察歐美、日本諸國政制之後，清政府遂於 1907 年成立制憲局，並且派員到英國、日本進一步認識立憲詳情。然而後續出臺的憲法大

者，會按照各自的寫作目的，改造「彗星末日」說的內涵。陸士諤安排彗星毀滅中國和烏托邦的聯繫，也反映了其關注所在，當中含有一種「不忘苦難」的意識。

儘管他的《新野叟曝言》、《新中國》等作品都呈現出晚清科幻小說典型寫法，就是通過科幻想像，呈現國族憂慮，思索國族出路，想像是天馬行空的，想像的內核，卻是極度現實。因此有學者概括為「逆轉現況，重返盛世」、「對中國文化的尊崇，外族文明的貶抑」；「根源現實」、「現實的倒影」。¹⁰⁰ 筆者當然不反對這種說法，要稍作補充的是，來自於現實，不一定是現實的「倒影」或「返照」。《新紀元》的確把現實反轉過來，但《新野叟曝言》則稍有差別。因為陸士諤在一種本該「逆反現實」的寫法之中，直接把現實的苦難呈現出來。例如《新中國》的主角遊歷立憲四十年後已經強大的中國，在觀戲時，不懂為什麼劇目會演「甲午之戰」，因為對於來自「現實中國」的主角來說，這是「中國倒霉事情」，中國在強大之後還演「甲午之戰」，就是「出自家的醜、坍自家的臺」。此時詠棠回應說，中國即使「富強極點」，還是要記住昔日的「失敗事」，劇目演到中國軍艦被日本殺敗、中國龍旗被日本旭日旗取代，就是為了居安思危，以防國人驕傲倦怠，所以這一回，也稱之「放煙火不忘國恥」。¹⁰¹ 由這種「不忘國難」的意識來看，小說最後夢醒歸來，回到現實，也就不難理解。

《新野叟曝言》同樣如此。前文提及，中國少年率領醒獅艦飛向太空、開拓木星烏托邦，的確是期許國族強大的常見投射。不過在敘事中，現實和狂想的界線或者隔牆，有時會出現動搖或者裂痕。例如小說描寫中國的覺醒狀態，但狂想之時，某些細節卻又點出當下現實中國其實並未「醒來」。在第十九回，文祜等人駕駛飛艦來到月球，發現東岸有「夜光珠」可以代替火光照明。這種奇物是「光芒萬丈，燭照四周，纖毫畢見。」然而旁白點評卻說：「嗚呼，吾同胞長夜溟溟，酣睡沉沉，何時得達醒獅艦乎？」（頁 143）這則例子還可以說旁白和劇情要分開來看，旁白點出現實中國，不等於小說書寫著一個現實中國，狂想和現實還是彼此分明。那麼小說第十一回，卻直接在正文之中，把現實發生的事情、危機置入小說狂想世

網和內閣名單，再次讓輿論大失所望。在這段時間，吳趸人有一系列跟立憲相關的小說，如〈預備立憲〉、〈立憲萬歲〉以及〈光緒萬年〉等，對於清朝立憲的誠意和決心，吳趸人在這個系列多有諷刺，如〈慶祝立憲〉說是「往立憲那邊望望」而不是「已經望見了」。但他失望的是清政府立憲，而不是立憲本身。立憲運動見徐中約著，計秋楓、朱慶葆譯，茅家琦、錢乘旦校，《中國近代史》上冊（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頁 413-417；吳趸人小說分析見王國偉，《吳趸人小說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07），頁 134。

¹⁰⁰ 林健群，〈未來的現實倒影〉，頁 199、199、209、189。

¹⁰¹ 陸士諤，《新中國》，頁 94-96。

界，造成的效果，是這個狂想世界並沒有拉開和現實的距離。

在第十一回，隨著主角一同前去外星的「醒獅艦」上，不只有少年人，也有老年人。這位「鬚眉皆白，老氣橫秋」的前輩，是昔日中國黑暗和苦難的見證人。當他看到「棉花火藥」製作出來後，感慨地說要「把這中國轟掉多時」。按照小說人物解釋，文祜等一眾年輕人生於盛世，而老人是昔日「成化年間」，也就是文素臣那一輩的人。當時中國「奸佞當道，忠良竄逐，世界齷齪，卑污達於極點」，而且還有「爭以國土人民賣於外國。今日賣礦，明日賣路」，與其讓奸臣賣國，還不如直接將國土燒掉（頁 90-91）。即使老人自稱明朝成化年間人，《野叟曝言》也將小說時代設定為明朝，但老人所說的「賣礦賣路」，正是晚清割地賠款、主權淪喪的寫照。甚至前面提到文祜等人即使發明出世界無敵的飛艦隊，能使歐洲海艦聞風降伏，與之同時，小說人物卻又在無需擔憂西方鐵甲艦的世界中，不斷提到西方鐵甲艦的威脅，航向外星時，也不忘尋找「磁石」來對付西方艦隊。即使在狂想的世界裡，陸士諤還是不忘現實中所面對的急切威脅，又呈現出一種「不忘苦難」的意識。所以，前去外星開拓烏托邦的，不只是中國少年，還有中國老年。在一個代表強大中國的「醒獅艦」上，還存在昔日苦難的見證人。換句話說，在開拓烏托邦的過程中，陸士諤並沒有「忘記苦難」，反而是伴隨苦難，開拓異星。但也是因為如此，小說結尾彗星斷開烏托邦和中國的聯繫。

事實上，陸士諤有一批小說，如《官場怪現狀》、《風流道人》、《烏龜變相》、《新上海》、《六路財神》等作品，都在書寫身處時代的亂象，或者說時下中國的怪現狀。¹⁰² 無論立意如何，都反映出陸士諤的確認識到現實中國的黑暗。陸士諤心目中理想的政治是「立憲」。跟當時知識分子一樣，他相信這種政治可以帶領中國走向光明和強盛，所以《新中國》的另一個名稱是「立憲四十年後之中國」，¹⁰³《新野叟曝言》序中也提到，他寫《新三國》是為「振立憲之精神」（頁 9）。但他心目中，又不是完全沒有質疑這種可能性。因為他的小說也有自稱「維新分子」，實則不過欺世盜名、別有用心之人。例如《新鬼話連篇》（另名《鬼國史》）將現實中國投射為鬼怪陰間，因為國勢傾頹，敗與太陽國，閻王於是嘗試新法維新。但眾鬼卻利用新法謀求私利。他們派鬼去外國留學，結果所派之鬼卻都只是招搖撞騙，鬼國仍然積弱，毫無寸進。¹⁰⁴ 而閻王所任命的「六鬼」，在維新背

¹⁰² 相關整理可見田若虹，《陸士諤小說考論》，頁 17-26。

¹⁰³ 陸士諤，《新中國》，頁 3。

¹⁰⁴ 劇情概述可見田若虹，《陸士諤小說考論》，頁 27。

景之下，很難不讓讀者聯想到所謂的「維新六君子」。提到陸士諤的小說創作，總會引用他在《新上海》所寫的話：「一是糾正其過去，一是希望其未來。」¹⁰⁵ 正唯如此，要糾正，就需要正視現實苦難；要希望，於是有烏托邦書寫。兩種心態，一種矛盾。陸士諤對於中國未來，就是有這樣的掙扎：未來強大，心所嚮往；現在黑暗，不曾忘卻。這樣的心理，導致陸士諤在《新野叟曝言》，既建立起一個烏托邦，但又主動毀滅當中的聯繫，這都是來自於「不忘苦難」的自覺意識。

簡單來說，陸士諤既設定一個烏托邦，又主動安排「彗星」斷開中國和烏托邦的聯繫，營造出一個「斷裂空間」。當中既有西方天文學觀念，也涉及陸士諤的自身關懷。「彗星」情節挪用自晚清傳入的西方「彗星滅世」說。然而，陸士諤跟吳趸人等晚清知識分子一樣，都嘗試改造這個觀念的意涵，繼而用來表達自身對於中國現況和前途的思考。對於陸士諤來說，他既希望中國可以成為一個強大國家，同時又對中國當下頹勢有充分認識，更重要的是，陸士諤認為中國要成為強大國家，或者有朝一日能夠富強過來，無論是過程還是結果，都不能忘卻昔日的苦難。這種「不忘苦難」的意識，有時會使陸士諤由烏托邦的幻想或書寫回歸現實：《新中國》表現在夢醒之後，依然是宣統二年；《新野叟曝言》則表現在彗星摧毀「醒獅艦」，使得中國和木星的聯繫斷裂。

六、結論

總體而言，陸士諤《新野叟曝言》借用的「少年」、「醒獅」與「黃金世界」等概念，或多或少都與梁啟超有關。繼梁〈少年中國說〉和〈動物談〉之後，晚清知識界開始大量使用「少年中國」和「醒獅中國」設想和期許國族未來的希望。梁啟超《新中國未來記》也是中國第一部具備烏托邦意識的小說。

《新野叟曝言》借用續書模式，在前作《野叟曝言》世界線框架下，發揮「少年」和「醒獅」的符號和元素，意指一個覺醒之後，朝氣蓬勃，並且能夠征服歐洲、統治全球的強大中國。與此同時，小說書寫「飛艦」和「海艦」對比，以及無意中產生的悖論，一方面反映晚清知識分子因為西方「鐵甲艦」和「船堅炮利」引發的震撼和危機感，另一方面也可見晚清知識分子以兩者為目標和榜樣，企圖追上

¹⁰⁵ 樂梅健編，《陸士諤、徐卓呆卷》，《海上文學百家文庫》第 19 卷（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0），頁 333。

並且超越西方的期許。

不過，《新野叟曝言》與《新中國未來記》、《新紀元》或陸士諤自己的《新中國》以「未來完成式」想像中國復興的方式不同。因為這是一本續書，它承接《野叟曝言》的世界，中國對歐洲和地球的征服早已完成於前作，小說開篇就是一種「現在完成式」。其對於烏托邦的想像，也因而有別於一般的「逆反現實」：並不是中國當下所缺失的，就在小說的烏托邦中得到補足。換句話說，小說是由「現在完成式」的階段出發，書寫雄風已振之後的景象和難題，這具體以人口問題呈現在小說當中。正因中國已是盛世，人口不斷膨脹，導致地球不堪負荷，因而有外星殖民、尋找天外烏托邦的行動。故而，「烏托邦」並非為當下中國的傾頹國勢尋找安身立命之國度，而是為復興之後面對新難題的中國，尋找和開闢另一理想世界。「黃金世界」的指稱，不是地球而是木星。那個中國在復興之後所統治的地球，並不是一個「烏托邦」或「黃金世界」。

在外星殖民的書寫策略上，陸士諤有意識地嘗試掙脫西方思想意識形態。因為近代西方殖民過程，總會對被殖民者造成創傷，所以陸士諤反覆強調中國開拓被稱為「黃金世界」的木星，是一個只有畜生野獸的無人地帶，以此展現有別於西方殖民的路數。而從李海琴的點評，以及比對梁啟超《新中國未來記》，更能推敲出陸士諤在設計外星殖民的情節背後，是嘗試以「仁」的精神為核心。與此同時，陸士諤將木星的畜生安排成半人半獸的形狀，以及李海琴的點評暗示這些畜生影射現實中的守財奴，則又令殖民書寫在小說世界產生了對「人」的傷害，故而又回到了典型的西方殖民視角。即使如此，仍可見晚清知識分子對「追上即落後」，即王德威所言的「未來完成式」有所思考，並且通過修辭和書寫策略，意圖掙脫西方的意識形態，想像未來強大的中國，有別於當下強大的歐洲。此外，因為陸士諤的「不忘苦難」意識，促使他在小說大團圓結局之際，又主動安排「彗星」情節，斷開中國和烏托邦的聯繫，回到現實。

小說內容沒有很多超越時代的想像，但這些常見內容的敘述和安排背後，卻或顯或隱地反映出複雜時代之下的複雜心思。如何模仿？如何超越？如何保持主體性？又如何回到現實？當中是時代因素，也是個人因素；有傳統的主體性，也有進化論的推動。這都是在常見內容所隱藏的話語爭持。正是這種矛盾與掙扎，才是《新野叟曝言》，也是晚清小說的獨特之處。看上去是常見套路，暗地卻藏著極度複雜的心思。

（責任校對：程意婷）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外國新聞·飛艇出現〉“Waiguo xinwen, feiting chuxian”，《四川官報》*Sichuan guanbao*，15，成都 Chengdu：1908，頁 6。
- 〈地理問答〉“Dili wenda”，《京話報》*Jinghua bao*，6，北京 Beijing：1901，頁 18-19。
- 〈紙上談兵〉“Zhishang tanbing”，《益聞錄》*Yiwen lu*，396，上海 Shanghai：1884，頁 302-303。
- 〈新龔譯萃·空中飛艇〉“Xin'an yicui, kongzhong feiting”，《月月小說》*Yueyue xiaoshuo*，8，上海 Shanghai：1907，頁 196。
- 井上圓了 Inoue Enryō 撰，戴贊 Dai Zan 編述，《星球遊行記》*Xingqiu youxing ji*，收入李廣益 Li Guangyi 主編，袁一丹 Yuan Yidan 點校，《中國科幻文學大系·晚清卷·編譯一集》*Zhongguo kehuan wenxue daxi, wan Qing juan, bianyi yi ji*，重慶 Chongqing：重慶大學出版社 Chongqing daxue chubanshe，2020。
- 文慶 Wenqing 等纂輯，《籌辦夷務始末》*Chouban yiwu shimo* 第 7 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08。
- 木村小舟 Kimura Shōshū 著，茂原築江 Mohara Tikukou 譯意，王本祥 Wang Benxiang 潤辭，《蝴蝶書生漫遊記》*Hudie shusheng manyou ji*，收入李廣益 Li Guangyi 主編，袁一丹 Yuan Yidan 點校，《中國科幻文學大系·晚清卷·編譯一集》*Zhongguo kehuan wenxue daxi, wan Qing juan, bianyi yi ji*，重慶 Chongqing：重慶大學出版社 Chongqing daxue chubanshe，2020。
- 包天笑 Bao Tianxiao，〈空中戰爭未來記〉“Kongzhong zhanzheng weilai ji”，《月月小說》*Yueyue xiaoshuo*，21，上海 Shanghai：1908，頁 51-61。
- 左宗棠 Zuo Zongtang 著，劉泱泱 Liu Yangyang 註解，《左宗棠全集·奏稿三》*Zuo Zongtang quanji, zougao san*，長沙 Changsha：嶽麓書社 Yuelu shushe，1989。
- 我佛山人 Wofu shanren（吳趼人 Wu Jianren），〈光緒萬年〉“Guangxu wannian”，《月月小說》*Yueyue xiaoshuo*，13，上海 Shanghai：1908，頁 116-117。
- 李伯元 Li Boyuan 編譯，《冰山雪海》*Bingshan xuehai*，收入李廣益 Li Guangyi 主編，張春田 Zhang Chuntian、張治 Zhang Zhi 點校，《中國科幻文學大系·晚清卷·創作二集》*Zhongguo kehuan wenxue daxi, wan Qing juan, chuanguozuo er ji*，重慶 Chongqing：重慶大學出版社 Chongqing daxue chubanshe，2020。

- 英斂之 Ying Lianzhi, 〈答問·八十三問〉“Da wen, bashisan wen”, 《格致新報》*Gezhi xinbao*, 8, 上海 Shanghai: 1898, 頁 12。
- 夏敬渠 Xia Jingqu, 《野叟曝言》*Yesou puyan*, 臺北 Taipei: 世界書局 Shijie shuju, 1962。
- 高陽氏不才子 Gaoyangshi bucaizi (許指嚴 Xu Zhiyan), 〈電世界〉“Dian shijie”, 《小說時報》*Xiaoshuo shibao*, 1, 上海 Shanghai: 1909, 頁 1-58。
- 康有為 Kang Youwei 撰, 姜義華 Jiang Yihua、張榮華 Zhang Ronghua 編校, 《康有為全集》*Kang Youwei quanji* 第 7 集, 北京 Beijing: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Zhongguo renmin daxue chubanshe, 2007。
- 梁啟超 Liang Qichao, 〈飲冰室讀書錄·中國史上之人口統計〉“Yinbingshi dushu lu, Zhongguo shishang zhi renkou tongji”, 《新民叢報》*Xinmin congbao*, 第 46、47、48 號合本, 橫濱 Yokohama: 1903, 頁 289。
- _____, 《新中國未來記》*Xin Zhongguo weilai ji*, 收入王孝廉 Wang Hsiao-lian 等編, 《晚清小說大系》*Wan Qing xiaoshuo daxi* 第 13 冊, 臺北 Taipei: 廣雅出版 Guangya chuban, 1984。
- _____, 《飲冰室合集》*Yinbingshi heji* 第 1 冊,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1989。
- 陸士諤 Lu Shi'e, 〈節制生育談〉“Jie zhi shengyu tan”, 《快活》*Kuaihuo*, 12, 上海 Shanghai: 1922, 頁 12。
- _____, 《新中國》*Xin Zhongguo*,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2010。
- _____, 《新野叟曝言》*Xin yesou puyan*, 收入李廣益 Li Guangyi 主編, 張春田 Zhang Chuntian、張治 Zhang Zhi 點校, 《中國科幻文學大系·晚清卷·創作二集》*Zhongguo kehuang wenxue daxi, wan Qing juan, chuanguo er ji*, 重慶 Chongqing: 重慶大學出版社 Chongqing daxue chubanshe, 2020。
- 曾國藩 Zeng Guofan, 《曾國藩全集·奏稿二》*Zeng Guofan quanji, zougao er*,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2018。
- 無畏 Wu Wei, 〈醒後之中國〉“Xing hou zhi Zhongguo”, 《醒獅》*Xingshi*, 1, 東京 Tokyo: 1905, 頁 1-8。
- 傷心人 Shangxin ren (麥孟華 Mai Menghua), 〈論救亡當立新國〉“Lun jiuwang dang li xinguo”, 《清議報》*Qingyi bao*, 56, 橫濱 Yokohama: 1900, 頁 3571-3577。
- 碧荷館主人 Biheguan zhuren, 《新紀元》*Xin jiyuan*, 桂林 Guilin: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Guangxi shifan daxue chubanshe, 2008。

- 歐陽修 Ouyang Xiu、宋祁 Song Qi，《新唐書》*Xin Tangshu* 第 17 冊，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75。
- 蔡元培 Tsai Yuan-pei 著，高平叔 Gao Pingshu 編，《蔡元培全集》*Cai Yuanpei quanji* 第 1 卷，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84。
- 魯迅 Lu Xun，《魯迅全集》*Lu Xun quanji* 第 9 卷，北京 Beijing：人民文學出版社 Renmin wenxue chubanshe，1981。
- 魏茶 Wei Cha，〈彗星說〉“Huixing shuo”，《遐邇貫珍》*Xia'er guanzhen*，3，香港 Hong Kong：1853，頁 3-5。
- 魏源 Wei Yuan，《海國圖志》*Haiguo tuzhi*，長沙 Changsha：嶽麓書社 Yuelu shushe，2010。
- 覺我 Jue Wo（徐念慈 Xu Nianci），〈電冠·覺我贅語〉“Dianguan, Jue Wo zhuiyu”，《小說林》*Xiaoshuo lin*，2，上海 Shanghai：1907，頁 46-49。
- _____，〈電冠·覺我贅語〉“Dianguan, Jue Wo zhuiyu”，《小說林》*Xiaoshuo lin*，7，上海 Shanghai：1907，頁 157-158。
- 樂梅健 Luan Meijian 編，《陸士諤·徐卓呆卷》*Lu Shi'e, Xu Zhuodai juan*，《海上文學百家文庫》*Haishang wenxue baijia wenku* 第 19 卷，上海 Shanghai：上海文藝出版社 Shanghai wenyi chubanshe，2010。

二、近人論著

- 網路電影資料庫 Wanglu dianying ziliaoku (IMDb)，<https://www.imdb.com/title/tt0401729/>，2022 年 7 月 30 日下載。
- 中國史學會 Zhongguo shixuehui 主編，《中法戰爭》*Zhong Fa zhanzheng* 第 4 卷，上海 Shanghai：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shudian chubanshe，2000。
- 王國偉 Wang Guowei，《吳趸人小說研究》*Wu Jianren xiaoshuo yanjiu*，濟南 Jinan：齊魯書社 Qilu shushe，2007。
- 王德威 David Der-wei Wang 著，宋偉杰 Song Weijie 譯，《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Bei yayi de xiandaixing: wan Qing xiaoshuo xinlun*，臺北 Taipei：麥田出版 Maitian chuban，2003。
- 王瓊玲 Wang Chiung-ling，《夏敬渠與野叟曝言考論》*Xia Jingqu yu Yesou puyan kaolun*，臺北 Taipei：臺灣學生書局 Taiwan xuesheng shuju，2005。
- 田若虹 Tian Ruohong，《陸士諤小說考論》*Lu Shi'e xiaoshuo kaolun*，上海 Shanghai：上海三聯書店 Shanghai sanlian shudian，2005。
- 宋國誠 Sung Kuo-cheng，《後殖民論述——從法農到薩依德》*Houzhimin lunshu: cong Fanong dao Sayide*，臺北 Taipei：擎松圖書出版 Qingsong tushu chuban，2003。

- 辛元歐 Xin Yuan'ou, 《中國近代船舶工業史》 *Zhongguo jindai chuanbo gongyeshi*,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1999。
- 林健群 Lin Chien-chun, 〈未來的現實倒影——晚清科幻小說的時代論題研探〉“Weilai de xianshi daoying: wan Qing kehuan xiaoshuo de shidai lunti yantan”, 收入葉李華 Yeh Lee-hwa 主編, 《科幻研究學術論文集》 *Kehuan yanjiu xueshu lunwenji*, 新竹 Hsinchu: 國立交通大學出版社 Guoli jiaotong daxue chubanshe, 2004, 頁 187-212。
- 武田雅哉 Takeda Masaya 著, 任鈞華 Jen Chun-hua 譯, 《飛翔吧! 大清帝國: 近代中國的幻想科學》 *Feixiang ba! Daqing diguo: jindai Zhongguo de huanxiang kexue*, 臺北 Taipei: 遠流出版 Yuanliu chuban, 2008。
- 姜濤 Jiang Tao, 《中國近代人口史》 *Zhongguo jindai renkoushi*, 臺北 Taipei: 南天書局 Nantian shuju, 1998。
- 唐宏峰 Tang Hongfeng, 《旅行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旅行敘事研究》 *Lüxing de xiandaixing: wan Qing xiaoshuo lüxing xushi yanjiu*, 北京 Beijing: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Beijing shifan daxue chubanshe, 2011。
- 徐中約 Hsu Chung-yueh 著, 計秋楓 Ji Qiufeng、朱慶葆 Zhu Qingbao 譯, 茅家琦 Mao Jiaqi、錢乘旦 Qian Chengdan 校, 《中國近代史》 *Zhongguo jindaishi* 上冊, 香港 Hong Kong: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Xianggang Zhongwen daxue chubanshe, 2001。
- 徐文路 Hsu Wen-lu, 〈馬克思或馬爾薩斯主義? 再論馬寅初的人口理論〉“Makesi huo Ma'ersasi zhuyi? zai lun Ma Yinchu de renkou lilun”, 《成大歷史學報》 *Chengda lishi xuebao*, 47, 臺南 Tainan: 2014, 頁 71-112。
- 馬爾薩斯 Thomas Robert Malthus 著, 周憲文 Zhou Xian-wen 譯, 《人口論》 *Renkou lun*, 臺北 Taipei: 臺灣銀行臺灣經濟研究室 Taiwan yinhang Taiwan jingji yanjiushi, 1966。
- 區志堅 Au Chi Kin, 〈學習「海防」、「海軍」知識——清季國人編刊《經世文編》〉“Xuexi 'haifang,' 'haijun' zhishi: Qingji guoren biankan *Jingshi wenbian*”, 收入麥勁生 Ricardo King-sang Mak 主編, 《近代中國海防史新論》 *Jindai Zhongguo haifangshi xinlun*, 香港 Hong Kong: 三聯書店 Sanlian shudian, 2017, 頁 140-166。
- 張治 Zhang Zhi、胡俊 Hu Jun、馮臻 Feng Zhen, 《現代性與中國科幻文學》 *Xiandaixing yu Zhongguo kehuan wenxue*, 福州 Fuzhou: 福建少年兒童出版社 Fujian shaonian ertong chubanshe, 2006。
- 張俠 Zhang Xia 等合編, 《清末海軍史料》 *Qingmo haijun shiliao*, 北京 Beijing: 海洋出版社 Haiyang chubanshe, 1982。

- 梅家玲 Mei Chia-ling, 〈發現少年, 想像中國——梁啟超〈少年中國說〉的現代性、啟蒙論述與國族想像〉“Faxian shaonian, xiangxiang Zhongguo: Liang Qichao ‘Shaonian Zhongguo shuo’ de xiandaixing, qimeng lunshu yu guozu xiangxiang”, 《漢學研究》*Hanxue yanjiu*, 19.1, 臺北 Taipei: 2001, 頁 249-276。
- 許暉林 Hsu Hui-lin, 〈論《老殘遊記》中的身體隱喻〉“Lun *Laocan youji* zhong de shenti yinyu”, 《成大中文學報》*Chengda Zhongwen xuebao*, 44, 臺南 Tainan: 2014, 頁 255-290。
- 陳悅 Chen Yue, 〈沈葆楨、李鴻章交誼對中國近代海防建設之影響〉“Shen Baozhen, Li Hongzhang jiaoyi dui Zhongguo jindai haifang jianshe zhi yingxiang”, 收入麥勁生 Ricardo King-sang Mak 主編, 《近代中國海防史新論》*Jindai Zhongguo haifangshi xinlun*, 香港 Hong Kong: 三聯書店 Sanlian shudian, 2017, 頁 4-34。
- 陳文屏 Chen Wen-ping, 〈月球、火星、人〉“Yueqiu, huoxing, ren”, 收入葉李華 Yeh Lee-hwa 主編, 《科幻研究學術論文集》*Kehuan yanjiu xueshu lunwenji*, 新竹 Hsinchu: 國立交通大學出版社 Guoli jiaotong daxue chubanshe, 2004, 頁 147-158。
- 陳平原 Chen Pingyuan, 〈從科普讀物到科學小說——以「飛車」為中心的考察〉“Cong kepu duwu dao kexue xiaoshuo: yi ‘feiche’ wei zhongxin de kaocha”, 收入吳岩 Wu Yan 主編, 《賈寶玉坐潛水艇——中國早期科幻研究精選》*Jia Baoyu zuo qianshuiting: Zhongguo zaoqi kehuan yanjiu jingxuan*, 福州 Fuzhou: 福建少年兒童出版社 Fujian shaonian ertong chubanshe, 2006, 頁 136-158。
- 黃錦珠 Huang Jin-chu, 〈論吳趸人的《新石頭記》〉“Lun Wu Jianren de *Xin shitou ji*”, 收入吳岩 Wu Yan 主編, 《賈寶玉坐潛水艇——中國早期科幻研究精選》*Jia Baoyu zuo qianshuiting: Zhongguo zaoqi kehuan yanjiu jingxuan*, 福州 Fuzhou: 福建少年兒童出版社 Fujian shaonian ertong chubanshe, 2006, 頁 196-214。
- 楊瑞松 Yang Jui-sung, 〈睡獅將醒?: 近代中國國族共同體論述中的「睡」與「獅」意象〉“Shuishi jiang xing?: jindai Zhongguo guozu gongtongti lunshu zhong de ‘shui’ yu ‘shi’ yixiang”,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Guoli zhengzhi daxue lishi xuebao*, 30, 臺北 Taipei: 2008, 頁 87-118。doi: 10.30383/TJH.200811_(30).0003
- 楊蕙瑜 Yang Hui-yu, 《遊戲·狂歡·掙扎: 晚清擬舊小說研究》*Youxi, kuanghuan, zhengzha: wan Qing nijiu xiaoshuo yanjiu*, 臺北 Taipei: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 Guoli Taiwan shifan daxue guowen xuexi shuoshi lunwen, 2010。

- 潘少瑜 Pan Shaw-yu, 〈世紀末的憂鬱：科幻小說〈世界末日記〉的翻譯旅程〉
“Shijimo de youyu: kehuan xiaoshuo ‘Shijie mori ji’ de fanyi lücheng”, 《成大中文
學報》*Chengda Zhongwen xuebao*, 49, 臺南 Tainan: 2015, 頁 193-232。
- _____, 〈星際迷航：近現代文學中的宇宙視野與自我意識〉“Xingji mihang:
jinxiandai wenxue zhong de yuzhou shiye yu ziwo yishi”, 《中國現代文學》
Zhongguo xiandai wenxue, 34, 新北 New Taipei: 2018, 頁 65-84。
- 謝玉玲 Hsieh Yu-ling, 〈儒教聖殿的無盡追尋——論《野叟曝言》中的排佛書寫〉
“Rujiao shengdian de wujin zhuxun: lun *Yesou puyan* zhong de paifo shuxie”, 《文
與哲》*Wen yu zhe*, 17, 高雄 Kaohsiung: 2010, 頁 427-456。
- 顏健富 Guan Kean-fung, 《從「身體」到「世界」：晚清小說的新概念地圖》*Cong
“shenti” dao “shijie”: wan Qing xiaoshuo de xin gainian ditu*, 臺北 Taipei: 國立
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Guoli Taiwan daxue chuban zhongxin, 2014。doi: 10.6327/
NTUPRS-9789863500544
- 蘇宜 Su Yi 編著, 《宇宙掠影——天文學概要》*Yuzhou lueying: tianwenxue
gaiyao*, 高雄 Kaohsiung: 麗文文化 Liwen wenhua, 2007。

Pursue and Surpass: Young China and Interstellar Colonization in *New Humble Words of an Old Countryman*

Wong Kwo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wongkwo9394@yahoo.com.hk

ABSTRACT

New Humble Words of an Old Countryman 新野叟曝言 was written by Lu Shi'e 陸士諤 (1878-1944) as a sequel to *Humble Words of an Old Countryman*. He wrote this sequel in order to present the two concepts of "Young China" and "Waking Lion" for imagining a powerful China and thinking about the bright future of the nation. This imagination reflected a common desire of scholar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Secondly, the plot involving "flying battleships" and "sea battleships" shows that the intellectual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felt threatened and anxious about Western ironclad warships and their powerful navies with excellent weaponry. At the same time, the intellectuals took this as a direction to pursue and surpass European countries. Furthermore, the author deliberately designed Jupiter as a formerly uninhabited zone. This was because he wanted to depict a new model of colonization that was different from Western-style colonization. It means that the activity would not harm any original inhabitants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the new interstellar community on Jupiter. However, at the end of the novel, Lu Shi'e incorporated the concept of comets destroying the world in order to disconnect China from utopia because Lu could not ignore the actual crisis that China was undergoing at the time. Although scholars have formerly paid more attention to Western influences on Lu's work,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emphasize the complex contradictions presented in his novel.

Key words: Lu Shi'e 陸士諤, *New Humble Words of an Old Countryman* 新野叟曝言, Young China, interstellar colonization, Golden World

(收稿日期：2022. 8. 15；修正稿日期：2022. 9. 29；通過刊登日期：2022. 10. 19)